

第八章 《別譯雜阿含經》攝頌的特點

1. 前言

第一章我們介紹了「對應經典對照目錄」，第二章探討了《經律異相》(T2121)所引述的阿含經文，指出《大正藏》所呈現的四《阿含》經本有可能不是翻譯團隊的譯出「原貌」，也考量《增一阿含經》(T125)及相關的單譯經。第三章，我們討論「重複經典」，並且藉助「讚佛偈」檢討《雜阿含經》(T99)、《別譯雜阿含經》(T100)與《相應部》的版本譜系親近或疏遠的錯綜複雜關係。在第四章，我們介紹2018年「《雜阿含》國際研討會」討論的《相應部》、《雜阿含經》(T99)與《別譯雜阿含經》(T100)的翻譯議題。在第五章與第七章，以《雪山夜叉經》、單卷本《雜阿含1經》與《雜阿含9經》(T101)為例，呈現跨語言文本比較研究之不同類型的操作；而在第六章，我們探討單卷本《雜阿含經》的兩個議題：「單卷本《雜阿含經》是否為安世高所翻譯？」與「單卷本《雜阿含經》是否將偈頌翻譯成長行」。

這一章我們藉由《別譯雜阿含經》的攝頌，介紹「攝頌的功能」、「攝頌與優陀那的差別」以及「經題與攝頌的先後」等議題。第九章以後，我們會觸及尚未深論的《長阿含經》(T1)與《中阿含經》(T26)，對今本《雜阿含經》校釋》提出書評，然後總結本書。

現今存世的漢譯四阿含中，《長阿含》的譯本沒有攝頌；¹《增一阿含》譯自曇摩難提的闍誦，攝頌(錄偈)不全；²《中阿含》的攝頌涵蓋全部222經，沒有遺漏。

1 * 本文曾以〈《別譯雜阿含經》攝頌的特點〉為題，發表於《正觀》45期(2008)，5-104頁。此處略有訂正。

與「攝頌」相當的其他譯語，參考本文第三節〈攝頌的功能〉。Hartmann (2004), 'Contents and Structure of the Dīrghāgama of the (Mūla-)Sārvastivādins' 指出新近發現的梵文《長阿含經》殘卷有攝頌，並且藉由攝頌「辨識」殘卷所缺的經文，見該文1.2.1(124頁)與1.2.6(125頁)。依據Hartmann此文，梵文《長阿含經》有47經，漢譯《長阿含經》有30經，巴利《長部》則有34經，三個版本並非完全相同。《善見律毘婆沙》卷1〈1序品〉：「四十四修多羅，悉入《長阿含》。」(CBETA, T24, no. 1462, p. 676, a2)《善見律毘婆沙》紀錄的《長阿含》(《長部》)經數，與現存巴利《長部》、梵文《長阿含經》、漢譯《長阿含經》不同。

2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p. 64, b12-13)雖說「上部二十六卷，全無遺忘。下部十五卷，失其錄偈也。」在卷二十六之前，仍有「卷五、壹入道品第十二」、「卷八、安般品第十七」、「卷九、慚愧品第十八」、「卷十一、善知識品第二十」、「卷十九、等趣四諦品

至於《雜阿含》，各版本藏經收錄單卷本、二十卷本(或十六卷本)及五十卷本等三種《雜阿含經》，其中二十卷本(或十六卷本)《雜阿含經》，各版藏經例稱為《別譯雜阿含經》。單卷本《雜阿含經》無攝頌，五十卷本《雜阿含經》僅五卷有攝頌，³十六卷本《別譯雜阿含經》有三十一首攝頌，二十卷本《別譯雜阿含經》遺佚其中一首而僅有三十首攝頌。至於巴利五《尼柯耶》，除了《增支部》與《小部》之外，各《尼柯耶》均保存有完整的攝頌。⁴

攝頌的目的之一是在避免經典「遺逸散落」，⁵所以應該要包含此攝頌對應範圍內的各部經典；攝頌緊鄰在含攝的經文之後，⁶兩者似乎應是同一譯經團隊所翻譯，攝頌的字、詞似乎也應與經文所用的對應詞句相符。閱讀《別譯雜阿含經》時，對其攝頌是否呈現如此的面貌，有待進一步考察。

本文嘗試藉由詳細比對《別譯雜阿含經》經文與攝頌，標記攝頌詞句所代表的經號，來列舉攝頌與經文之間的差異、歸納這些差異的特點，最後探討這些特點可能代表的意義。

2. 《別譯雜阿含經》的版本

現今存世的藏經，收錄《別譯雜阿含經》而年代最早的為《開寶藏》，本經著錄為三秦失譯(人名)，二十卷。⁷在眾經目錄中，最早著錄此經的經目為《眾經目

第二十七」、「卷二十一、苦樂品第二十九」、「卷二十二、須陀安般品第三十」、「卷二十六、等見品第三十四」等八品缺攝頌，而卷二十七之後，有「卷三十三、等法品第三十九」、「卷三十六及三十七、八難品第四十二」、「卷三十八及三十九、馬血天子問八政品第四十三」、「卷四十、九眾生居品第四十四」、「卷四十二、結禁品第四十六」等五品有攝頌。現存攝頌與〈增一阿含序〉所稱不符。

3 印順導師，(1983:pb2)，《雜阿含經論會編(上)》〈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雜阿含經』的「五陰誦」部分，傳譯時保存了攝頌，所以可依攝頌而知道經文的次第。保存攝頌的，共五卷，現存本編為卷一，卷一〇，卷三，卷二，卷五。」

4 五《尼柯耶》為《長部》、《中部》、《相應部》、《增支部》與《小部》，《增支部》的〈一法品 Eka-nipāta〉無攝頌，不過，顯然不是遺佚所造成的，而〈十法品〉有部分經沒有攝頌。《小部》中，例如《法句經》無攝頌，《經集》則除第五品〈彼岸道品〉無攝頌外，前四品均有攝頌。無著比丘也提醒筆者《長老偈》有攝頌而《長老尼偈》沒有攝頌。

5 參考本文第三節〈攝頌的功能〉。

6 漢譯經典《中阿含經》攝頌在所含攝經文之前，其餘經典攝頌均在所含攝經文之後。

7 《開寶藏》於宋太平興國八年(西元 983 年)完成雕版。可參考《佛教藏經目錄數位資料庫》網

錄》記載的「《別譯雜阿含經》二十卷」⁸與《歷代三寶紀》的「《別譯雜阿含經》二十卷」，⁹雖然唐朝以前的各種經目都著錄《別譯雜阿含經》為二十卷，現行的《大正藏》收錄的《別譯雜阿含經》卻為十六卷本，目前所知最早收錄十六卷本《別譯雜阿含經》的存世藏經為「金、趙城縣廣勝寺版藏經」(以下簡稱為「趙城金藏」)。¹⁰

十六卷本《別譯雜阿含經》有 364 經及 31 首攝頌，二十卷本《別譯雜阿含經》則缺了相當於十六卷本的 258 經到 268 經這十一經¹¹以及「攝頌(23)」，¹²只有 353 經和 30 首攝頌。2007 年 6 月白瑞德教授於中華佛學研究所演講時，建議兩者的共同漢譯「原本」為二十卷，一方面，此「原本」被收錄在藏經成二十卷本時，佚失了一部分經典(上述的十一經與一則攝頌)；另一方面，此「原本」被其他藏經收錄為十六卷本時，有些經文次第發生了一些錯置。¹³

3. 攝頌的功能

攝頌為結集經典後，摘取經文的字詞，或者以字詞隱括經義，約十經成為一首偈頌。¹⁴這偈頌有稱為「錄偈」的，如釋道安〈增一阿含序〉：「題其起盡為錄偈焉，懼法留世久，遺逸散落也。」¹⁵這偈頌有稱為「嘔陀南頌」或「嘔陀南」的，

址(<http://jinglu.cbeta.org/>)。

8 《眾經目錄》成於為隋開皇十四年(西元 594 年)，為法經所著錄。《眾經目錄》卷 3：

「《別譯雜阿含經》二十卷」(CBETA, T55, no. 2146, p. 130, b19)。

9 《歷代三寶紀》成於為隋開皇十七年(西元 597 年)，為費長房所著錄。《歷代三寶紀》卷 14：「別譯雜阿含經二十卷」(CBETA, T49, no. 2034, p. 116, c7)。

10 《趙城金藏》雕版完成於金大定十三年(西元 1173 年)。可參考《佛教藏經目錄數位資料庫》網址(<http://jinglu.cbeta.org/>)。《中華大藏經》33 冊收有《趙城金藏》的《別譯雜阿含經》影印製版，部分遺佚以《高麗藏》補足。

11 《別譯雜阿含經》「自〈極慢〉已下十一經，皆丹藏所無，於大本經中亦無同本異譯者。然其文相，不異當經前後，則丹藏無者，脫之耳。」(CBETA, T02, no. 100, p. 468, b19-21)。

12 本文攝頌的編號為筆者所編，參考本文第六節：〈《別譯雜阿含經》攝頌與其對應經典〉。

13 Bucknell (2008), 'The Two Versions of the Other Translation of the Saṃyuktāgama'.

14 攝頌的體例大致上以十經為一頌，但是也有如《中阿含經》卷 48：「馬邑及馬邑，牛角娑羅林，牛角娑羅林，求解最在後」(CBETA, T01, no. 26, p. 724, c15-16)只有五經，或者如《別譯雜阿含經》攝頌：「優陟分匿俱迦那，須達長爪奢羅浮，重床三諦及聞陀，二不留得尸蔔根，尸蔔那羅婆力迦，須跋陀羅第十五」(CBETA, T02, no. 100, p. 453, b19-21)多達十五經。

15 「盡」字，麗本作「書」。《出三藏記集》「題其起書為錄偈焉，懼法留世久，遺逸散落

如《瑜伽師地論》：

「雜阿笈摩者，謂於是中世尊觀待彼彼所化，宣說如來及諸弟子所說相應，蘊界處相應，緣起、食、諦相應，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道支、入出息、念、學、證、淨等相應，又依八眾說眾相應。後結集者為令聖教久住，結唄陀南頌，隨其所應次第安布。」¹⁶

有稱為「結頌」的，如《本事經》的〈校正後序〉「又按諸本第四卷中七幅有結頌云『為通達律儀，厭知不淨果；纏覺悟宴坐，愧所作尋求』者，則結十二經為一頌」¹⁷。有稱為「鬱陀南」的，如梁、真諦譯的《決定藏論》「鬱陀南(梁言持散)」。¹⁸有稱為「攝頌」的，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攝頌曰：『若在於地上，或時在器中；或復在場簫，田處諸根藥。』」¹⁹有稱為「總頌」的，如《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彼謂此經非入結集，越總頌故」。²⁰巴利文獻稱此攝頌為 uddāna。²¹以下為行文方便，統一稱為「攝頌」。²²

佛教文獻中，攝頌顯示三種主要功能：一是協助口誦傳承，作為經文的提示；二是避免經典前後次第錯亂，以利僧團齊聲合誦；三是維持此階段集結時的原貌，避免後起的經典混入原來的結集而變得駁雜。

三藏中敘述攝頌作為提示經文的功能，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頌》：

「大師牟尼所宣說，乃至正法未滅來；應除懈怠斷愚癡，至願要心勤策勵；言論佛教言中勝，頌陳正法頌中尊；我毘舍佉罄微心，結頌令生易方便；若於聖說有增減，前後參差乖次第；願弘見者共相容，無目循塗能不失；我於苾芻調伏教，略為少頌收廣文。」²³

也。」(CBETA, T55, no. 2145, p. 64, b18-19)，本文依據「宋、元、明藏」改作「盡」字。

16 《瑜伽師地論》(CBETA, T30, no. 1579, p. 772, c11-16)。

17 《本事經》(CBETA, T17, no. 765, p. 678, a9-11)。

18 《決定藏論》「鬱陀南(梁言持散)：『執持本分明，種本非是事；身受無識定，亦非氣絕者。』」(CBETA, T30, no. 1584, p. 1018, c9-11)。

19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CBETA, T23, no. 1442, p. 638, b6-8)。

20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CBETA, T29, no. 1562, p. 352, c12-13)。

21 例如《相應部》(S i 5): 'tassuddānam'。

22 《出三藏記集》中，晉道安法師〈增一阿含序〉：「四阿含四十應真之所集也，十人撰一部，題其起盡為錄偈焉，懼法留世久遺逸散落也。」(CBETA, T55, no. 2145, p. 64, b17-19) 序中稱此「攝頌」為「錄偈」，此譯名並未被後代譯經法師廣泛採用。

23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頌》(CBETA, T24, no. 1459, p. 657, b6-12)。

與《分別功德論》「阿難撰三藏訖，錄十經為一偈。所以爾者，為將來誦習者懼其忘誤，見名憶本、思惟自悟寤故，以十經為一偈也。」²⁴ 攝頌雖然未必定如上述兩則引文所稱的，是阿難或毘舍佉所撰；但是《分別功德論》所說的「見名憶本」，意味著避免遺忘或訛誤，用此提示來喚起記憶；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頌》的「略為少頌收廣文」，則說明此為「以簡略的字或詞來代表全部經文」，作為提示經文的功能。

由於口誦傳承的傳統，僧團一齊合誦經文，²⁵ 如釋僧肇〈長阿含經序〉「契經，四阿含藏也。增一阿含四分八誦，中阿含四分五誦，雜阿含四分十誦，此長阿含四分四誦，合三十經以為一部。」²⁶ 而《中阿含經》的註記，也記載第一日誦 64 經，第二日誦 52 經，第三日誦 35 經，第四日誦 35 經，第五日誦 36 經，共 222 經。²⁷ 此記載與〈長阿含經序〉所稱的「中阿含四分五誦」相符。²⁸ 所以，如此的僧團合誦(或二人以上合誦)，可以依攝頌作為遵循的誦經次序，²⁹ 避免發生「前後參差乖次第」的情況(見前引的《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頌》)。

攝頌顯現的另一功能是作為檢驗的依據，由攝頌是否包含此經來判斷原本結集是否收錄此經典。如《阿毘達磨順正理論》：

「如契經說『苾芻當知，觸謂外處，是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有色無見有對』。彼不許有。『如是契經，不應不許，入結集故；又不違害諸餘契經，亦不違理，故應成量』。彼謂『此經非入結集，越總頌故』。」³⁰

24 《分別功德論》(CBETA, T25, no. 1507, p. 32, b2-5)。

25 《佛般泥洹經》「佛告諸比丘：『若曹當持七戒法。何等為七？比丘當數相聚會誦經，法可久。』」(CBETA, T01, no. 5, p. 161, a1-2)。

26 《長阿含經》(CBETA, T01, no. 1, p. 1, a11-13)。

27 《中阿含經》「中阿含七法品第一(有十經)(初一日誦)」(CBETA, T01, no. 26, p. 421, a8-9)「業相應品第二(有十經)(初一日誦)」(CBETA, T01, no. 26, p. 433, a9)「舍梨子相應品第三(有十一經)(初一日誦)」(CBETA, T01, no. 26, p. 448, c16)「未曾有法品第四(有十經)(初一日誦)」(CBETA, T01, no. 26, p. 469, c17)「習相應品第五(有十六經)(初一日誦)」(CBETA, T01, no. 26, p. 485, a10)「有七經。王相應品，本有十四經，分後七經屬第二誦)(初二日誦)」(CBETA, T01, no. 26, p. 493, a6-7)以上第一日誦共計 64 經。「第二日誦，名「小土城」，有四品半，合有五十二經)」(CBETA, T01, no. 26, p. 506, b7-8)「(第三日誦名念)(有二品合有三十五經)」(CBETA, T01, no. 26, p. 607, b26-27)「(第四日誦名分別)(有三品半合有三十五經)」(CBETA, T01, no. 26, p. 666, c21-22)「(第五日誦名後誦)(有三品半合有三十六經)」(CBETA, T01, no. 26, p. 732, a18)

28 此處筆者將〈長阿含經序〉「四分五誦」的「五誦」比擬為「五日誦」。

29 《長阿含經》(CBETA, T01, no. 1, p. 1, a11-13)。

30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CBETA, T29, no. 1562, p. 352, c8-13)《阿毘達磨俱舍釋論》有類似的敘說，但不能明確判定為指攝頌。(CBETA, T29, no. 1559, p. 306, a16-25)。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敘述，雖然論辯的一方認為「此契經為結集所有，不與他經違背，亦不違理，應可作為正理」；另一方則認為「總頌(攝頌)」中並未包含此經，所以不是原來結集所收錄的經，不應該引以為「判定是否如理」的依據

31

在《阿毘達磨順正理論》稍後的敘述，又提到「有阿笈摩越於總頌，彼率意造，還自受持，經主豈容令我國內善鑒聖教諸大論師，同彼背真，受持偽教」。³²說者甚至以未包含在「總頌(攝頌)」為主要理由，而認為此在別部派「阿笈摩(阿含)」中的經典為「偽教」。

隨著更多的經典傳誦而來，僧團面對「新傳誦來」的經、律，另有所謂的「四大教法」作為簡別的尺度，如《長阿含2經，遊行經》：

「佛告諸比丘：『當與汝等說四大教法。...若有比丘作如是言，...我躬從佛聞，躬受是教。...此為第一大教法也。...比丘作如是言，我於...和合眾僧、多聞耆舊，親從其聞，親受是法、是律、是教。...此為第二大教法也。...比丘作如是言，我於...眾多比丘持法、持律、持律儀者，親從其聞，親受是法、是律、是教。...是為第三大教法也。...比丘作如是言，我於...一比丘持法、持律、持律儀者，親從其聞，親受是法、是律、是教。...是為第四大教法也。』」³³

印順導師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中，也敘述了攝頌可能發生的變動：

「古德的結集經、律，隨部類而編為次第，每十事（不足十事或多一二事，例外）結為一頌，這也是為了便於記憶。在十事一偈中，傳誦久了，先後或不免移動，但為結頌所限，不會移到別一頌去。如移編到別一偈，那一定是有意的改編，結頌也就要改變了。偈與偈，在傳誦中也可能倒亂的。但不倒則已，一倒亂就十事都移動了。對條文的次第先後，應注意這些實際問題！」³⁴

依照以上的描述，在攝頌完成之後，如果新傳來的經典被僧團接納，新的內容或新的次序或許會因而影響攝頌。

31 詳見印順導師(1983:pb36-37)。

32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CBETA, T29, no. 1562, p. 553, b15-18)。

33 《長阿含經》(CBETA, T01, no. 1, p. 17, b29-p. 18, a22)。類似的教導也可參考《DN 16》(D ii 124-125)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CBETA, T24, no. 1451, p. 389, b21-p. 390, b4)。

34 印順導師，(1978:159)，《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4. 優陀那、祇夜和攝頌

在十二分教(或九分教)中，有「祇夜(Geyya)」與「優陀那(Udāna)」，³⁵ 此兩者與攝頌會因「功能疑似」或「讀音類似」而產生混淆。

巴利「優陀那 Udāna」源自「ud (out 出) + an (to breathe 呼吸)」，本義為由於喜、悲等強烈感觸，所抒發出來的感嘆(通常為詩句形式)，³⁶ 如《雜阿含 64 經》「世尊歎優陀那偈：『法無有吾我，亦復無我所...』」。³⁷ 無著比丘在論文中，指出巴利文獻明確記載除了佛陀之外，還有天、國王、婆羅門與刹帝利等等誦「優陀那(Udāna)」。³⁸

巴利「攝頌 Uddāna」則源自「ud + da (to bind)」，《巴英字典》的解釋為：「攝頌位於一組約為十經的經文之後，列舉各經的經名」。³⁹ 攝頌出現於漢、巴佛教文獻的「經、律、論」中，並不限定於經藏；即使是在《尼柯耶》，攝頌的字詞也不一定是經名，但是由此可見兩者字源不同，意義也不同。⁴⁰

祇夜(Geyya)漢譯又譯為「重頌、應頌、結頌」。漢譯論典中，此類文體為先有長行(散文)，後有結頌，此頌以韻文、詩句形式再一次敘述長行的法義，或許這就是古德譯為「重頌」的本意。如《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

「調諸經中依前散說契經文句，後結為頌，而諷誦之，即結集文、結集品等。如世尊告苾芻眾言：『我說知見能盡諸漏，若無知見能盡漏者，無有是處。』世尊

35 如《雜阿含 1138 經》：「修多羅、祇夜、受記、伽陀、優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目多伽、闍多伽、毘富羅、阿浮多達摩、優波提舍」(CBETA, T02, no. 99, p. 300, c5-8)，為十二分教的名目。《中部 22 經》提到「修多羅、祇夜、記說、偈陀、優陀那、如是語、本生、未曾有法、毗富羅」(MN 22 at M i 133,24)，此為九分教的名目。

36 Pali-English Dictionary(PED, 巴英字典)，(1925:134)，解釋 udāna 為：‘an utterance, mostly in metrical form, inspired by a particular emotion, whether it be joyful or sorrowful’。

37 《雜阿含 64 經》(CBETA, T02, no. 99, p. 16, c6-8)，對應的巴利經典為 SN 22.55 Udāna。

38 誦(udānesi) 優陀那(udāna)者，例如：《中部 80 經》是遊方乞食者「鞞摩那修 Vekhanasa」，
《中部 87 經》是拘薩羅王「波斯匿 Pasenadi」，《中部 91 經》是婆羅門「梵摩渝 Brahmayu」，《增支部 5.58 經》是離車族人「摩訶男 Mahānāma」。

39 Pali-English Dictionary(PED, 巴英字典)，(1925:135)，‘The Uddāna gives, at the end of each group, the titles of the Suttas in the group’。筆者對此敘述有所修正。

40 參考本文第九節〈攝頌、經題與經名〉。

散說此文句已，復結為頌。而諷誦言：『有知見盡漏，無知見不然；達蘊生滅時，心解脫煩惱。』」⁴¹

又如《瑜伽師地論》：

「謂非直說，是結句說。或作二句、或作三句、或作四句、或作五句、或作六句等，是名諷頌。」⁴²

《大智度論》：「諸經中偈名祇夜。」⁴³

經文中「結頌」的例子，如《雜阿含 470 經》經文在長行之後，又以偈頌將經中要項再諷頌一遍：

「多聞於苦樂，非不受覺知；彼於凡夫人，其實大有聞；
樂受不放逸，苦觸不增憂；苦樂二俱捨，不順亦不違；
比丘勤方便，正智不傾動；於此一切受，點慧能了知；
了知諸受故，現法盡諸漏；身死不墮數，永處般涅槃。」

又如《雜阿含 265 經》的例子：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觀色如聚沫，受如水上泡；想如春時燄，諸行如芭蕉；
諸識法如幻，日種姓尊說；周匝諦思惟，正念善觀察；
無實不堅固，無有我我所；於此苦陰身，大智分別說；
離於三法者，身為成棄物；壽暖及諸識，離此餘身分；
永棄丘塚間，如木無識想；此身常如是，幻偽誘愚夫；

41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CBETA, T27, no. 1545, p. 659, c21-27)，此引文所舉的例子似乎為《雜阿含 263 經》「佛告諸比丘：『我以知見故，得諸漏盡，非不知見。』」(CBETA, T02, no. 99, p. 67, a23-24)，巴利對應經典為《相應部 22.101 經》(SN 22.101): 'Bhikkhus, I say tha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taints is for one who knows and sees, not for one who does not know and see.' (Bodhi (2000:959, line 18-20)). 漢巴兩經都沒有《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所引的「重頌」。

42 《瑜伽師地論》(CBETA, T30, no. 1579, p. 418, c9-11)。

43 《大智度論》(CBETA, T25, no. 1509, p. 306, c25)。

如殺如毒刺，無有堅固者；比丘勤修習，觀察此陰身；

晝夜常專精，正智繫念住；有為行長息，永得清涼處。』」

此類「在單一經中重宣此義」的經文，應是屬於十二分教中的「祇夜、重頌」的範疇。

印順導師對祇夜的解說有下列四種說法：

(1). 祇夜即是攝頌，如說：

「修多羅相應教集成（審定、編次）後，為了便於憶誦，『錄十經為一偈』，就是世俗偈頌而不礙佛法的『祇夜 geyya』。『修多羅』與『祇夜』，就是王舍城原始結集的經法。」⁴⁴

「祇夜，本來是世俗的偈頌。在（法與律）修多羅集出以後，將十經編為一偈頌，以便於記憶，名為祇夜。」⁴⁵

「原始結集的過程中，起初是：長行的『修多羅』，隨類相應而編為四部：『道品相應』、『蘊相應』、『處相應』、『因緣（界等）相應』。『修多羅』的『錄偈』——錄十經的名目為一偈，這種『結集文』，名為『祇夜』。」⁴⁶

(2). 祇夜相當於《雜阿含經》的〈八眾誦〉或《相應部》的〈有偈品〉，如說：

「初期集成的祇夜，是〈八眾誦〉。」⁴⁷

「《雜阿含經》的有偈部分，與《相應部》的〈有偈篇 Sagāthā-vagga〉相當，覺音是解說為祇夜的。《雜阿含經》的蘊、處等相應部分，是原始的「相應修多羅」。如初期的阿毘達磨——說一切有部的《法蘊足論》，赤銅鍱部的《分別論》，分別說系的《舍利弗阿毘曇》，分別的論題就不外乎這些相應。這樣，《雜阿含經》的有偈部分，可能就是早期的祇夜！」⁴⁸

44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1978:246)。

45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1988:35)。

46 印順導師，(1978:807)。

47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1993:231)。

48 印順導師，(1983:pb19)。

(3). 祇夜意指「結集文」與「結集品」，「結集文」為攝頌，「結集品」為〈有偈品〉，如說：

「攝十經為一偈，就是名為祇夜的『結集文』。…若諸苾芻、天、魔等眾，是所為說，如『結集品』。論內容，就是先說的，『又依八眾說眾相應』，但別有部類的『結集品』，是《雜阿含經》的『眾相應』——〈八眾誦〉，與〈相應部〉的〈有偈品〉相當，與先說『為令聖教久住，結唄陀南頌』是不同的。這就是《大毘婆沙論》所說，『祇夜』有『結集文』與『結集品』的差別。」⁴⁹

(4). 祇夜意指「重頌」，先說長行，再以韻文、詩句敘述長行的法義，如說：

「祇夜，是歌頌，重頌，以歌頌重說，使意義更明白些，所以意譯為『從後說現』，『從後現譬說』。」⁵⁰

上述四種說法並不一致，(1) 祇是將「攝頌」當作「祇夜」，(3) 祇夜不是「結集文」，(4) 「從後說現」與「從後現譬說」為「即說偈曰」的古譯，不是祇夜；這三項顯然是不恰當的。可以見到漢譯佛教文獻對「祇夜」的適用範圍，有時解釋得較寬，有時較窄，並不一致。此處我們暫不深究「祇夜」的確切意義，而僅探討攝頌與十二分教(或九分教)之「祇夜」的差異。

在巴利文獻方面，Jayawickrama 指出在巴利註釋書中，Geyya 泛指「帶有偈頌的經典」，⁵¹ 也就是說，不一定要帶有「重宣此義」的經典才稱為「祇夜」。

筆者以為，「九分教」或「十二分教」為依世尊教法的體裁或議題所作的結集分類，而攝頌只是用來「見名憶本」，⁵² 甚至如白瑞德教授指出：「大部分巴

49 印順導師，(1983:pb22~23)。

50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三冊》(1993:291)，《妙法蓮華經玄義》「祇夜者名為重頌」(CBETA, T33, no. 1716, p. 752, c8)，「若頌直說脩多羅者，名為重頌，祇夜經也。」(CBETA, T33, no. 1716, p. 752, c13-14)。

51 Jayawickrama (1959:12): 'commentary of Majjhima-nikāya Ps II 106, *sabbampi sagāthakatakam suttaṃ geyyan'ti veditabbā*. It should be understood that all discourses with verses are "geyya".'

52 《分別功德論》(CBETA, T25, no. 1507, p. 32, b2-5)。

利經典的攝頌都不符合偈頌詩韻的最低要求，也因此被(近代西方學者)稱為『打油詩』。」⁵³

Hartmann(2004)認為：「攝頌傾向於是容易記憶的偈頌，通常顯示出不完整的詩韻，在連音(Sandhi)與字型有較大的自由度。在字型方面，至少有一部分的字的拼字顯示是從中印度語轉寫而來。」⁵⁴ 不過也有學者在與筆者的私人通信中指出，有當代著名的偈頌詩韻(meter)專家認為攝頌也遵循詩韻，不是全然地未押韻。

學者專家對於攝頌是否符合詩韻有不同意見，稱攝頌(uddāna)為偈頌(verse)也是沒有爭議的，Hartmann(2004)指出梵文《長阿含經》殘卷有兩首攝頌是長行，這一特殊狀況有待進一步探討。⁵⁵

也許「祇夜」的原本意義尚待深入考察，而暫時沒有定論。但是，作為「見名憶本」的攝頌與十二分教(或九分教)的「祇夜」或「優陀那」是有明顯區別的。

附帶說明攝頌的位置，漢譯《中阿含經》的攝頌是在含攝諸經的前面，《雜阿含經》、《別譯雜阿含經》與《增壹阿含經》則是在含攝諸經的後面。巴利五《尼柯耶》的攝頌也是在含攝諸經的後面。Hartmann(2004)則報導新發現的《長阿含經》的攝頌，有在前面的，有在後面的，也有同一範圍的經典一前一後地出現兩首攝頌。⁵⁶

另外，在巴利《相應部》的〈有偈品〉有攝頌含有十一個相應的名稱(*Devatā devaputto ca, rājā māro ca bhikkhunī, brahmā brāhmaṇa vaṇṇiso, vanayakkhena vāsavoti*)，⁵⁷ 這也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本文主要在討論如《分別功德論》所敘述

53 白瑞德 Bucknell (2007:28, line 24-25, & note 73): ‘Most Pāli uddānas barely satisfy even the minimal metrical requirements and therefore well deserve the description “doggerel”.’ Rhys Davids 與 William Stede 合編的《巴英字典 Pali-English Dictionary(PED)》，(1925:135)，解釋 uddāna 時，稱此為「一種(類似)打油詩的偈頌 in a sort of doggerel verse」。

54 Hartmann (2004:123, line 24-27): ‘Uddānas tend to be in verse which facilitates their memorization, often displaying the metrical licence and the usual liberties with regard to sandhi and word forms which are, at least partly, to be explain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xts originally composed in (a) Middle Indic language(s).’

55 Hartmann (2004:123, line 27-28): ‘Therefore it is not clear why the first two of the six uddānas available so far are in prose.’ 此段敘述提及有兩首攝頌是長行，第二首長行同時存在有另一首偈頌含攝相同範圍的經文。

56 Hartmann, (2004:124, line 2-5).

57 S i 240, line 22-23.

的攝頌：「錄十經為一偈。所以爾者，為將來誦習者懼其忘誤，見名憶本、思惟自悟寤故，以十經為一偈也。」⁵⁸

在漢譯或巴利文獻的經、律、論都有「攝頌」，本文以下所探討的主要為「四阿含」和「五部尼柯耶」的攝頌。

5. 攝頌與《雜阿含經》次第的整理

印順導師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談到依《別譯雜阿含經》的攝頌與《雜阿含經》，來釐清《別譯雜阿含經》可能的原來次第；文中也提到以攝頌比對現存《別譯雜阿含經》經文而發現的一些問題。如以下的敘述：

「『雜阿含經』這一部分的次第，也是錯亂的。好在有『別譯雜阿含經』，可比對而得到完整的次第，這是近代學者整理的成績。『別譯雜阿含經』，失譯附秦錄。『大正藏』依『高麗藏本』作一六卷，分『初誦』與『二誦』，次第非常紊亂。『宋藏』等本分為二〇卷，次第較為合理。『別譯』本，結頌也多數保存，便於整理；所以近代學者，都依這二〇卷本，比對『雜阿含經』。...還有，『別譯本』的結頌中有，而經文沒有的，卻存在於『雜阿含經』中。如二五七經下的結頌，有『龍脇』，而經文缺；恰與『雜阿含經』的一二一九經相合。一六〇經下，結頌有「十二」，經文也沒有，但與『雜阿含經』的九三三經相合。所以『別譯』二〇卷本，次第與內容，大體可信，而多少也要依『雜阿含經』來校正的。現在依『別譯本』卷一到一二，及卷二〇——偈頌部分，比對『雜阿含經』，以推定這一部分的應有次第。」⁵⁹

印順導師稍晚又於《雜阿含經論會編》的篇首長文〈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敘述：⁶⁰

「依此對比，從先後的多少差別中，可以了解早期『祇夜』的意義。『後結集者，為令聖教久住，結唄陀南頌』，結成的唄陀南頌，不是別的，正是古代集經者的攝頌。如『分別功德論』說：『撰三藏訖，錄十經為一偈。所以爾者，為將來

58 《分別功德論》(CBETA, T25, no. 1507, p. 32, b2-5)。

59 印順導師，(1978:668-669)。

60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完成於1978年，《雜阿含經論會編》完成於1983年。

誦習者，懼其忘誤，見名憶本，思惟自寤』。結經為偈，在十經後，也有總列在最後，終於自成部類的。...名為『結集品』的『祇夜』，是『雜阿含經』三大部分之一，在現存本中，次第也是有錯亂的，好在有『別譯雜阿含經』可以比對。『別譯』前一二卷及卷二〇，與『雜阿含經』的『八眾誦』相當，攝頌多數保存，便於整理，所以近代學者，都依『別譯』二〇卷本，比對出『雜阿含經』『八眾誦』的次第。『八眾誦』——『祇夜』的次第，現存本有四卷的錯亂，『雜阿含經』原譯本的次第，應該是：卷三八、卷三九、卷四〇、卷四六、卷四二、卷四、卷四四、卷四五、卷三六、卷二二、卷四八、卷四九、卷五〇。」⁶¹

如此，依照以上兩則引文，印順導師認為一方面可以利用《別譯雜阿含經》的攝頌，來釐清 50 卷本《雜阿含經》的原來次第；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 50 卷本《雜阿含經》，來整理《別譯雜阿含經》。由此可見，對於目前《別譯雜阿含經》與《雜阿含經》原來經文次第的議題，《別譯雜阿含經》的攝頌有相當關鍵的作用。這樣的見解，印順導師自稱是受到呂澂的〈雜阿含經刊定記〉的啟發。⁶²

從姉崎正治的文章可以見到他在目錄中大量引用《別譯雜阿含經》攝頌來標註《雜阿含經》(T99)的經名，如「牟鍍」、「天女」、「四轉輪」、「髻髮」、「極難盡」、「睡厭」、「伊尼延」等等。⁶³ 在赤沼智善的《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以及印順導師的《雜阿含經論會編》也在目錄或對應經典方面，都明顯地參考了《別譯雜阿含經》的攝頌作次第的編定。

由此可見，諸位學者、長老均倚重《別譯雜阿含經》的攝頌作五十卷本《雜阿含經》「復原次第」的參考。

6. 《別譯雜阿含經》攝頌與其對應經典

61 印順導師，(1983:pb22-24)。

62 印順導師，(2004:243-244)《永光集》：「第九章〈原始集成之相應教〉（六二九——六九四頁），及以後寫成的《雜阿含經論會編》，是受到呂澂《雜阿含經刊定記》的啟發而研討完成的。」呂澂，〈雜阿含經刊定記〉，《佛光阿含藏》〈附錄(下)〉 664 頁：「惟舊譯經文，除大本(指五十卷者而言)外，由有《別譯》二十卷。(失譯附秦錄，麗藏改為十六卷，前後錯亂，最不可從。)多屬大本三十卷以下之文，每十經或十一經後，原有之經名結頌，什九皆存，故能次第經文有條不紊。今以對校大本，得〈八眾誦〉所屬各卷，所殘餘者自皆〈佛所說誦〉矣。」

63 Anesaki Masaharu (姉崎正治), (1908:127, item 40-47), 'The Four Buddhist Āgamas in Chinese 漢譯四阿含'.

十六卷本《別譯雜阿含經》有 364 經及 31 首攝頌，二十卷本《別譯雜阿含經》則缺了下文所列的「攝頌(23)」，其餘攝頌除了所附屬的卷數位置不同以外，大體與「十六卷本」相同，只有一些細微的用詞差異；「二十卷本」還缺了相當於十六卷本的 258 經到 268 經這十一經，總共只有 353 經和 30 首攝頌。

為了敘述簡潔與指稱方便，本文將以《大正藏》的十六卷本《別譯雜阿含經》的編列經號為主。

以下為《大正藏》各卷依次序排列的《別譯雜阿含經》攝頌，括號中的阿拉伯數字代表對應的《別譯雜阿含經》經號。《別譯雜阿含經》的每一經號大都有對應的攝頌摘錄其文字作為提示，其中沒有攝頌文句作對應的經號為：84-91, 101-110, 142, 159, 161-169, 224, 231-239, 260, 269-277, 302, 333, 335, 336, 360-364，總共有 58 經尚未有合適的攝頌詞句和它對應。⁶⁴ 另外，現存《別譯雜阿含經》沒有經文與之對應的攝頌詞句，本文以(*)標註。

1. 《別譯雜阿含經》卷 1：「善生(1)及惡色(2)，提婆(3)并象首(4)，二難陀(5, 6)室師(7)，般闍羅(8)少年(9)，長老(10)并僧鉗(11)。」(CBETA, T02, no. 100, p. 376, c12-14)。

此攝頌含 1-11 經，有十一經。

2. 《別譯雜阿含經》卷 1：「阿難(12)與結髮(13)，及以二陀驪(14, 15)，賊(16)并散倒吒(17)，拔彌(18)慚愧根(19)，苦子(20)并覆瘡(21)，小大食藕根(22)」(CBETA, T02, no. 100, p. 381, a17-19)

此攝頌含 12-22 經，有十一經。

3. 《別譯雜阿含經》卷 2：「長壽(23)何帝(24)及羈絳(25)，睡眠(26)經行(27)大毒蛇(28)，無所為(29)求慎(30)魔女(31)，壞亂變形及好惡(32)」(CBETA, T02, no.

64 印順導師，(1983:pb5)：「『別譯雜阿含經』，全部都有攝頌（偶缺）。」實際上，未有攝頌對應的《別譯雜阿含經》達 16%。

100, p. 384, b10-11)

此攝頌含 23-32 經，有十經。

4. 《別譯雜阿含經》卷 2：「帝釋(33)摩訶離(34)，以何因(35)夜叉(36)，得眼(37)得善勝(38)，縛繫(39)及敬佛(40)，敬法(41)禮僧(42)十」(CBETA, T02, no. 100, p. 387, c11-13)

此攝頌含 33-42 經，有十經。

5. 《別譯雜阿含經》卷 3：「須毘羅(43)仙人(44)，滅瞋(45)月八日(46)，病(47)并持一戒(48)，鳥巢(49)及婆梨(50)，貧人(51)及大祠(52)」(CBETA, T02, no. 100, p. 391, b28-c1)

此攝頌含 43-52 經，有十經。

6. 《別譯雜阿含經》卷 3：「三菩提(53)及母(54)，愛己(55)及護己(56)，捕魚(57)并鹿穿(58)，慳(59)并及命終(60)，祠祀(61)及繫縛(62)」(CBETA, T02, no. 100, p. 395, b21-23)

此攝頌含 53-62 經，有十經。

7. 《別譯雜阿含經》卷 4：「得勝(63)毀壞(64)從佛教(65)，一法(66)福田(68)可厭患(67)，明闇(69)石山(70)著一衣(71)，諸王(72)喘息(73)名跋瞿」(CBETA, T02, no. 100, p. 400, a21-22)

此攝頌含 63-73 經，有十一經。

8. 《別譯雜阿含經》卷 4：「第一阿脩羅(74)，卑嶷(75)二瞋罵(76, 77)，返戾(78)及無害(79)，羅闍(80)婆私吒(81)，摩佉(82)與剎利(83)，是名為十種」(CBETA, T02, no. 100, p. 402, c27-29)

此攝頌含 74-83 經，有十經。

84-91 經無對應攝頌。

9. 《別譯雜阿含經》卷 5：「旃陀(268)婆私吒(92)，失牛(93)講集處(94)，天敬(95)娑羅林(96)，聚薪(97)二孫陀(98, 99)，一髻髮(100)為十。」(CBETA, T02, no. 100, p. 409, c29-p. 410, a2)

攝頌含 92-100 經及 268 經，有十經。

101-110 經無對應攝頌。

10. 《別譯雜阿含經》卷 6：「月喻(111)施與(112)，角勝(113)無信(114)，佛為根本(115)，極老(116)納衣重(117)，是時(118)眾減少(119)，外道(120)法損壞(121)。」(CBETA, T02, no. 100, p. 419, c25-27)

此攝頌含 111-121 經，有十一經。

11. 《別譯雜阿含經》卷 7：「動搖(122)及鬪諍(123)，調馬(124)與惡性(125)，頂髮并牟尼(126)，王髮(127)及驢姓(128)，飢饉(129)與種田(130)，說何論(131)為十。」(CBETA, T02, no. 100, p. 425, c21-23)

此攝頌含 122-131 經，有十經。

12. 《別譯雜阿含經》卷 8：「阿練若(132)憍慢(133)，修福日夜增(134)，云何得大力(135)，何物生歡喜(136)，遠至(137)強親逼(138)，日夜有損減(139)，思惟(140)及眠寤(141)。」(CBETA, T02, no. 100, p. 428, a12-15)

此攝頌含 132-141 經，有十經。**攝頌中未含 142 經。**

在《中華大藏經》所收的《別譯雜阿含經》第 13 卷為《趙城金藏》的照相製版，此處相當於《大正藏》《別譯雜阿含經》132-142 經的經文位於 257 經與 258 經之間，而且此卷在「攝頌(12)」之後，僅有《別譯雜阿含 142 經》一經為帶有偈頌的經文，可見經文次序有脫落，關於《別譯雜阿含經》次序的「復原」，可參考 Bucknell (2008) 一文。⁶⁵

13. 《別譯雜阿含經》卷 8：「惡馬、調順馬(143, 144)，賢乘(145)三(146)及四(147)，鞭影(148)并調乘(*)，有過(149)八種惡(150)，迦旃延離垢(151)，十事悉皆竟。」(CBETA, T02, no. 100, p. 431, b2-4)

此攝頌含 143-151 經，攝頌列有十經，但實際只有九經。

14. 《別譯雜阿含經》卷 8：「云何優婆塞(152)，得果(153)一切行(154)，自輕(155)及住處(156)，十一(157)與十二(*)，解脫(158)并舍羅(159)，粗手(160)為第十」(CBETA, T02, no. 100, p. 434, c23-25)

此攝頌含 152-160 經，有十經。

161-169 經無對應攝頌。

15. 《別譯雜阿含經》卷 9：「牟鍤(170)及天女(171)，四轉輪(172)髻髮(173)，睡厭(175)極難(174)盡(176)，伊尼延(177)駛流(178)，無縛著解脫(179)，而能得濟度(180)」(CBETA, T02, no. 100, p. 439, a1-3)

此攝頌範圍含 170-180 經，有十一經。

16. 《別譯雜阿含經》卷 9：「常驚恐(181)顏色(182)，羅吒國(183)估客(184)，輸波羅(185)須達(186)，須達多生天(187)，首長者生天(188)，又有無煩天(189)」(CBETA, T02, no. 100, p. 443, a3-5)

65 Bucknell (2008), 'The Two Versions of the Other Translation of the Saṃyuktāgama'.

此攝頌含 181-189 經，只有九經。

17. 《別譯雜阿含經》卷 10：「身命(190)及目連(191)，希有(192)迦旃延(193)；未曾有(194)有我 (195)，見(196)及於愚癡 (197)，犢子所出家(198)」(CBETA, T02, no. 100, p. 447, b9-11)

此攝頌含 190-198 經，只有九經。

18. 《別譯雜阿含經》卷 11：「優陟(199)分匿(200)俱迦那(201)，須達(202)長爪(203)奢羅浮(204)，重床(205)三諦(206)及聞陀(207)，二不留得(208, 209)尸蔔根(210)，尸蔔(211)那羅婆力迦(212)，須跋陀羅(213)第十五」(CBETA, T02, no. 100, p. 453, b19-21)

此攝頌含 199-213 經，有十五經。

19. 《別譯雜阿含經》卷 12：「曠野(214)素彌(215)蘇瞿曇(216)，華蓮(217)石室(218)及毘羅(219)，毘闍(220)折羅(221)，憂波折羅(222)，第十名動頭(223)」(CBETA, T02, no. 100, p. 456, b21-23)

此攝頌含 214-223 經，有十經。

20. 《別譯雜阿含經》卷 13：「憍陳如(225)舍利(226)，龍脇(227)及自恣(228)；不樂(229)及欲結(230)，出離(250)及憍慢(251)」(CBETA, T02, no. 100, p. 462, a27-28)

此攝頌含 225-230 經 及 250, 251 經，只有八經。攝頌中未含 224 經。

231-239 經無對應攝頌。

21. 《別譯雜阿含經》卷 12：「信(240)及第二(241)及至老(242)，種種生世間

(243, 244, 245)，非道(246)最上勝(247)，偈為何者初(248)，別車(249)為第十」(CBETA, T02, no. 100, p. 461, c4-6)

此攝頌含 240-249 經，有十經。

22. 《別譯雜阿含經》卷 13：「本如酒醉(252)四句讚(253)，龍脇(*)拔毒箭(254)，尼瞿陀劫賓入涅槃(255)，讚大聲聞(256)，婆耆奢滅盡(257)」(CBETA, T02, no. 100, p. 463, c24-26)

此攝頌含 252-257 經，只有六經。

23. 《別譯雜阿含經》卷 13：「慢(258)優竭提(259)，生聽(261)極老(262)，比丘(263)種作(264)及梵天(265)；佛陀(266)，輪相(267)為第十」(CBETA, T02, no. 100, p. 467, b25-26)

此攝頌含 258-267 經，有十經。**攝頌中未含 260 經。**

269-277 經無對應攝頌。

24. 《別譯雜阿含經》卷 14：「垂下(278)及遮止(279)，名稱(280)及技能(281)，彈琴(282)并棄捨(283)，種別(284)善丈夫(285)，慳貪不惠施(286)，八天(287)為第十」(CBETA, T02, no. 100, p. 474, a19-21)

攝頌含 278-287 經，有十經。

25. 《別譯雜阿含經》卷 14：「大地(288)火不燒(289)，誰齎糧(290)所願(291)，甚能(292)及車乘(293)，鋸陀女(294)算數(295)，何重(296)并十善(297)」(CBETA, T02, no. 100, p. 476, a21-23)

此攝頌含 288-297 經，有十經。

26. 《別譯雜阿含經》卷 15：「因陀羅問壽(298)，斷於一切結(299)，說善稱長者(300)，尸毘問共住(301)，速疾問邊際(306)，婆睺諮大喜(303)，大喜毘紐問(303)，般闍羅撻持(304)，須深摩問第一(305)，有外道問諸見(307)。」(CBETA, T02, no. 100, p. 478, c1-5)

此攝頌含 298-307 經(未含 302 經)，只有九經。**攝頌中未含 302 經。**

27. 《別譯雜阿含經》卷 15：「摩佉問所害(308)，彌佉諮照明(309)，曇摩誦應作(310)，多羅詢所短(311)，極難及伏藏(312)，迦默決二疑(313)，實智(314)及『渡流，栴檀之所說』(315)，『無垢有非有，斯兩迦葉談(316, 317)。』(此中章次，因陀羅夜叉與上因陀羅天子所說不異，以其繁重，故闕而不傳；次章釋迦夜叉與上釋迦天子不別，亦闕不書)。」(CBETA, T02, no. 100, p. 480, a22-29)

此攝頌含 308-317 經，有十經。

28. 《別譯雜阿含經》卷 15：「因陀羅釋迦，崛摩(318)白山(319)賓迦羅(320)，富那婆修(321)，曼遮尼羅(322)，箭毛(323)受齋(324)，曠野(325)及雄(326)淨(327)，七岳并雪山(328)，害及於無害(329)，是名第十四。」(CBETA, T02, no. 100, p. 485, b23-25)

此攝頌含 318-329 經，有十二經，如包括「因陀羅、釋迦」兩經，則為十四經。

29. 《別譯雜阿含經》卷 16：「血(330)淚(331)及母乳(332)，土丸如豆粒(334)，恐怖(337)及彼愛(338)，恒沙(339)及骨聚(340)」(CBETA, T02, no. 100, p. 487, c4-5)

此攝頌含 330-340 經(不含 333, 335, 336 三經)，只有八經。**攝頌中未含 333, 335, 336 三經。**

30. 《別譯雜阿含經》卷 16：「城(341)山(342)過去(343)，無地方所(344)，眾生無不是(345)，鹿雨涕雨(346)，如縛掃篲(347)，擲杖(348)還轉輪(349)，毘富羅

(350) 」(CBETA, T02, no. 100, p. 489, b4-6)

此攝頌含 341-350 經，有十經。

31. 《別譯雜阿含經》「不樂(351)及睡眠(352)，厭離(353)、倒淨想(354)；安住(355)、闍利那(356)，誦習(357)、花(358)、迦葉(359)」(CBETA, T02, no. 100, p. 491, b8-9)

此攝頌含 351-359 經，只有九經。

360-364 經無對應攝頌。

7. 《別譯雜阿含經》攝頌與經文的差異

檢視攝頌與其對應經典，有下列差異或值得注意的差異：

1. 「惡色(2)」：攝頌摘取文意。在《別譯雜阿含 2 經》經文為「有一比丘容色憔悴，無有威德」，對應的《雜阿含 1063 經》經文為「有異比丘形色醜陋」。

2. 「結髮(13)」：《別譯雜阿含 13 經》並無任何有關「結髮」的敘述。如果對照此經的對應經典《雜阿含 1074 經》「一時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與千比丘俱，皆是古昔縈髮出家，皆得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捨諸重擔」與《中阿含 62 經》「一時佛遊摩竭陀國，與大比丘眾俱，比丘一千悉無著、至真，本皆編髮」，可以發現雖然《別譯雜阿含 13 經》的本文未將「結髮(縈髮、編髮)」譯出，可以合理地推論攝頌的原文有一相當於巴利「Jaṭila 結髮」的字。此處攝頌並未顯示與經文應有的聯繫。

3. 「散倒吒(17)」：雖然《別譯雜阿含 17 經》與其對應經典《雜阿含 1078 經》並未提及此比丘的名稱，但是在巴利對應經典《相應部 1.20 經》則稱此比丘為「Samiddhi 散彌地」，有可能由「散彌地」訛寫為「散彌吒」，進而訛寫為「散倒

吒」，如果這樣的假設為正確的話，攝頌摘取的文字就與巴利對應經典相同，而與《別譯雜阿含 17 經》經文沒有合適的聯繫。

4. 「拔彌(18)」：雖然《別譯雜阿含 18 經》沒有任何與「拔彌」相關的文字，此經的對應經典顯然是「蟻喻經」，巴利對應經典為《中部 23 經， Vammika sutta》。此一相當於「vammika」的字，在《蟻喻經》翻譯為「蟻聚」，⁶⁶ 在《雜阿含 1079 經》翻譯為「丘塚」，而《別譯雜阿含 18 經》翻譯為「巢窟」。攝頌的「拔彌」顯然是「vammika」(蟻丘、蟻垤)的音譯；此處攝頌與經文沒有合適的聯繫。

5. 「何帝(24)」：《別譯雜阿含 24 經》沒有任何與「何帝」相關的文字，不過，其他版本此詞作為「河帝」，⁶⁷ 巴利對應經典《相應部 4.10 經》有如此的敘述「kunnadīnaṃva odakaṃ (小溪中的水 water in rivulets)」，也許是將此詞翻譯為「河帝」(河中的少水)，玄應《一切經音義》卷 8：「水滴(丁曆反，經作『帝』俗字)」，⁶⁸ 玄應解釋「帝」為俗字，正寫應作「滴」字，「滴」的字義可以和「少水」的巴利字義呼應。攝頌可能是從「河帝」訛寫為「河帝」，然後又訛寫為「何帝」。在《別譯雜阿含 24 經》的對應譯文為「猶如陷下河」，與「河帝」的譯文很難作連結。此處攝頌與經文沒有適當的聯繫。

6. 「羈撿(25)」：《一切經音義》卷 49：「羈弼(《三蒼》作羈，又作胃，同，古犬反。《聲類》：『胃，以繩係取獸也』。下渠向反，《韻集》云：『施胃於道曰弼，今田獵家施弼以張鳥獸，其形似弓者也』。《論文》作弼，俗字也)。」⁶⁹ 由《一切經音義》的註解可知「羈撿」(或「羈弼」)是捕捉鳥獸的網或陷阱類的器具，相當於《別譯雜阿含 25 經》經文中的「羅網」，⁷⁰ 此處攝頌與經文沒有適當的聯繫。

7. 「無所為(29)」：應該是相當於《別譯雜阿含 29 經》的「無事務」，但是用詞不同。

66 《蟻喻經》(CBETA, T01, no. 95, p. 918, b26)。

67 《乾隆大藏經》《別譯雜阿含經》(Q, T50, no. 542, p. 609, a3)，另外，宋、元、明、聖各版藏經亦是作「河帝」。

68 《一切經音義》卷 8：「水滴(丁曆反，經作『帝』俗字)。」(CBETA, T54, no. 2128, p. 350, b8)《雜阿含 953 經》「譬如大雨帝泡」(CBETA, T02, no. 99, p. 243, a15-16)，「帝」字，「宋、元、明藏」作「滴」字。

69 《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8, p. 636, b12-13)。

70 《別譯雜阿含 25 經》(CBETA, T02, no. 100, p. 381, c7)。

8. 「壞亂變形及好惡(32)」：應該是相當於《別譯雜阿含 32 經》「我今當往而作**壞亂**，作是念已，即便**化形**作一百人：五十人極為**端正**，五十人極為**醜惡**」，但是用詞不同。

9. 「以何因(35)」：《別譯雜阿含 35 經》的經文雖然沒有「以何因」，但是經中解釋「云何名帝釋？云何作帝釋相？」參考《雜阿含 1104 經》「以是因緣得生天帝釋處」，雖然用字不同，兩者互相呼應。

10. 「得善勝(38)」：《正倉院聖語藏版》作「說善勝」，雖然《乾隆大藏經》與《趙城金藏》也寫作「得善勝」，⁷¹以經文「但共講論以決勝負」作考量，似乎「說善勝」比較符合原本經文。

11. 「婆梨(50)」：《別譯雜阿含 50 經》的經文為「拔利婆婁支阿脩羅」與「毘婁支」，顯示攝頌與經文不一致。

12. 「慳(59)」：《別譯雜阿含 59 經》稱吝嗇不布施為「儻者」，⁷²其對應經典《雜阿含 1232 經》亦未用「慳」字，此處攝頌與經文沒有適當的聯繫。

13. 「一法(66)、福田(68)、可厭患(67)」：在此試著檢視「攝頌的次序與經文不同」的現象。相關的對應經典如〈表 1〉：

<表 1>

別譯雜阿含經	雜阿含經	相應部
66	1239	3.2.7
67	1240	3.1.3
68	1145	3.3.4
69	1146	3.3.1

由上表顯示，《別譯雜阿含經》與《雜阿含經》的經文次序是一致的，而與

71 《乾隆大藏經》《別譯雜阿含經》(Q, T50, no. 542, p. 617, b11)；《趙城金藏》此偈作「帝釋摩訶耶，以何因夜叉；得眼得善勝，縛繫及敬禮，敬法禮僧捨」(《中華大藏經》33 冊，280 頁，中欄)，差距較大。

72 《別譯雜阿含 59 經》「是名為儻者」(CBETA, T02, no. 100, p. 394, a17)。

《相應部》有較大的差距。由《雜阿含經》1239 經與 1240 經，反映出《別譯雜阿含經》66 經與 67 經是一組；而《雜阿含經》1145 經與 1146 經，反映出《別譯雜阿含》68 經與 69 經是一組，並且前後次序相同。對應經典《相應部 3.24 經》與《相應部 3.21 經》也顯示《別譯雜阿含經》68 經與 69 經是同一組，所以很有可能是漢譯攝頌的次序出錯。

14. 「石山(70)」：《別譯雜阿含 70 經》的經文為「今者四方有大石山」，所以攝頌中的「石山」比《宋版》和《正倉院聖語藏版》的「石生」來得合適。

15. 「諸王(72)喘息(73)名跋瞿」：攝頌中的「跋瞿」可能是 ‘vagga’ 的譯音，巴利文獻 ‘vagga’ 有兩意義，一是數個「相應」稱為一 ‘Vagga’，一是十經稱為一 ‘vagga’。⁷³ 攝頌此處應為「十經為一跋瞿」之意。

16. 「第一阿脩羅(74)，卑嶷(75)、二瞋罵(76, 77)，返戾(78)及無害(79)，羅闍(80)、婆私吒(81)，摩佉(82)與剎利(83)，是名為十種」：此攝頌在宋、元、明版藏經此處為七言四句的攝頌：「第一阿脩羅(74)卑嶷(75)，二種瞋罵(76, 77)及反戾(78)，婆私吒(81)摩佉(82)剎利(83)，以是十種名為十。」後者雖自稱為十種，卻只有八部經，所以前者較為合理。《趙城金藏》此處攝頌為「第一阿脩羅(74)卑嶷(75)，二種瞋罵(76, 77)及反戾(78)，婆私吒(81)摩佉(82)與剎利(83)，是各名為十。」⁷⁴，四句字數分別為「七、七、八、五」也是缺「無害」及「羅闍」兩經，而只有八經。

17. 「旃陀(268)婆私吒(92)，失牛(93)」：84-91 經沒有攝頌，緊接著插入 268 經，再接回 92-100 經。除了依據《別譯雜阿含 268 經》的主題是扣住「旃陀羅」⁷⁵ 這個議題以外，白瑞德教授建議，《別譯雜阿含經》的原來次第應該是在現存的 91 經與 92 經之間，有現存的 258-268 經。⁷⁶ 參考〈表 2〉，此說也與印順導師的《雜阿含經論會編》吻合。⁷⁷

73 長老菩提比丘 Bhikkhu Bodhi 以大寫 Vagga 代表前者，以小寫 vagga 代表後者，以區分兩個不同的涵義，可參考 Bodhi (2000:13)。漢譯經典中具有 Vagga (數個相應)的涵義為：《樂想經》「所因『跋渠』盡」(CBETA, T01, no. 56, p. 851, b22)，此五字相當於「〈雜因誦〉結束」，《雜阿含經》卷 16：「雜因誦」(CBETA, T02, no. 99, p. 108, c27)。巴利寫本的字母沒有類似「大寫」、「小寫」的差別，所以，無 Vagga, vagga 的區別。

74 《中華大藏經》，33 冊，306 頁，下欄。

75 《別譯雜阿含 268 經》(CBETA, T02, no. 100, p. 467, c2)

76 Bucknell, (2008).

77 印順導師，(1983:122)，引《別譯雜阿含經》卷 4：「第一阿脩羅(74)，卑嶷(75)、二瞋罵(76，

<表 2>

別譯雜阿含經號	對應的雜阿含經號	雜阿含經所屬的〈相應〉
86	1163	21 婆羅門相應
87	1163	21 婆羅門相應
88	88	21 婆羅門相應
89	89	21 婆羅門相應
90	90	21 婆羅門相應
91	91	21 婆羅門相應
258	92	21 婆羅門相應
259	93	21 婆羅門相應
260	94	21 婆羅門相應
261	95	21 婆羅門相應
262	96	21 婆羅門相應
263	97	21 婆羅門相應
264	98	21 婆羅門相應
265	99	21 婆羅門相應
266	100	21 婆羅門相應
267	101	21 婆羅門相應
268	102	21 婆羅門相應
92	1178	21 婆羅門相應
93	1179	21 婆羅門相應
94	1180	21 婆羅門相應
95	1181	21 婆羅門相應
96	1182	21 婆羅門相應
97	1183	21 婆羅門相應
98	1185	21 婆羅門相應
99	1184	21 婆羅門相應
100	1186, 1187	21 婆羅門相應

77)，返戾(78)及無害(79)，羅闍(80)、婆私吒(81)，摩佉(82)與剎利(83)，是名為十種」。145 頁，引《別譯雜阿含經》卷 13：「慢(258)優竭提(259)，(『僧伽羅』)生聽(261)極老(262)，比丘(263)種作(264)，及梵天(265)佛陀(266)，輪相(267)為第十」164 頁，引《別譯雜阿含經》卷 5：「旃陀(268)、婆私吒(92)，失牛(93)、講集處(94)，天敬(95)婆羅林(96)，聚薪(97)、二孫陀(98, 99)，一髻髮(100)為十」印順導師似乎以《別譯雜阿含經》攝頌為依據，「復原」了《雜阿含經》的次序，而非依據《雜阿含經》恢復《別譯雜阿含經》的次序。

101	1188	22 梵天相應
102	1189	22 梵天相應
103	1190	22 梵天相應

18. 「講集處(94)」：《別譯雜阿含 94 經》「時聚落中婆羅門長者共集論處」用字與攝頌有些微不同。

19. 「聚薪(97)」：《別譯雜阿含 97 經》經文為「詣林採薪」，對應的《雜阿含 1183 經》經文為：「採薪」，與攝頌的「聚薪」均有差異。

20. 「無信(114)」：《別譯雜阿含 114 經》經文為「若不信者退失善法...具信心者不退善法」，所以攝頌「無信」比「宋、元、明藏」的「無住」合適。

21. 「動搖(122)」：《別譯雜阿含 122 經》經文為「時彼城中有伎人主號曰動髮」，姉崎正治的文章敘述「動搖 *cāla*」與「遮羅周羅 *cālacula*」，⁷⁸ 筆者的解讀為：攝頌「動搖」可能為“*cāla*”的意譯，而對應經典《雜阿含 907 經》的「遮羅周羅」可能是“*cālacula*”的音譯。此處攝頌的用詞與經文不同。

22. 「頂髮并牟尼(126)」：《別譯雜阿含 126 經》經文為「名如意珠頂髮」，對應經典《雜阿含 911 經》經文為「有摩尼珠髻聚落主來詣佛所」，攝頌「頂髮并牟尼」顯然為相當於對應經典《相應部 42.10 經》的經題與攝頌的“*Maṇicūlaka*”，此處攝頌與經文沒有適當的聯繫。

23. 「驢姓(128)」：《別譯雜阿含 128 經》經文為「時驢姓聚落主」，所以攝頌「驢姓」比「宋、元、明藏」的「驢性」合適。

24. 「遠至(137)」：《別譯雜阿含 137 經》經文為「如遠至他國」，所以攝頌「遠至」比「宋、元、明藏」的「遠去」合適。

25. 「強親逼(138)」：《別譯雜阿含 138 經》經文為「無常所侵奪」，所以攝頌「強親逼」應為抄寫訛誤，正確應為「強侵逼」。

26. 「惡馬、調順馬(143, 144)，賢乘(145)、三(146)及四(147)，鞭影(148)并調乘(*)，有過(149)、八種惡(150)，迦旃延離垢(151)，十事悉皆竟。」攝頌雖說「十事」，其實僅含九經。比對其對應經典，似乎《別譯雜阿含》漏失相當於《雜阿含

78 Anesaki Masaharu (姉崎正治), (1908:133, line 26 and line 31).

923 經》的一經，《會編》也主張此處對應於「調乘」的經文佚失了。⁷⁹ 相關經典請參考〈表 3〉。

〈表 3〉

攝頌	《別譯雜阿含》經號	《雜阿含》對應經典	《增支部》對應經典
鞭影	148	922	4.113
調乘	---	923	4.111
有過	149	924	8.14
八種惡	150	925	8.13

《別譯雜阿含 149 經》「馬有八種過」與「有過(149)」相對應，《別譯雜阿含 150 經》「有八種馬為賢所乘」，提到八種賢馬之相，其實並沒有任何字眼提到如攝頌的「八種惡(150)」，有可能此處「八種惡」是「八種馬」或甚至是「八賢乘」的抄寫訛誤。

27. 「十一(157)與十二(*)，解脫(158)」：印順導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指出：「結頌有『十二』，經文也沒有，但與《雜阿含經》的九三三經相合」，⁸⁰ 《雜阿含 933 經》經文為「(念)信、...戒、施、聞、空、慧...念如來事，乃至念天，如是十二種念成就」，顯然攝頌與《雜阿含經》相同，而《別譯雜阿含經》漏失此一經。

28. 「云何優婆塞(152)，得果(153)、一切行(154)，自輕(155)及住處(156)，十一(157)與十二(*)，解脫(158)并舍羅(159)，粗手(160)為第十」：攝頌中雖說「為第十」，其實只有九經，主要是少了與攝頌「十二」對應的經，可見此攝頌對應的經文有一些混亂。此攝頌在相當於《別譯雜阿含 159 經》的位置為「舍羅」，姉崎正治建議此處的「舍羅」，為《雜阿含 935 經》「沙陀」⁸¹ 或對應經典《相應部

79 印順導師，(1983:619, 註 17)，《雜阿含經論會編(下)》。「頌說『十事』，但經文缺一『調乘』。」

80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印順導師，(1978:669)。

81 《雜阿含 935 經》「釋氏名曰沙陀」(CBETA, T02, no. 99, p. 239, b13)。

55.23 經》‘Godhā’的對譯。⁸² 但是，不管是「舍羅」或「沙陀」與《相應部 55.23 經》的‘Godhā’讀音都差距太大。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讀到《別譯雜阿含 176 經》「池水云何竭」，對應的《雜阿含 601 經》「薩羅小流注」，巴利對應經典《相應部 1.27 經》的名稱為「sarā 舍羅、薩羅」，此三經或者「池水」意義與「sarā 舍羅、薩羅」相近，或者讀音與「舍羅」相近。此處的「舍羅」應該是對應於《別譯雜阿含 176 經》「池水」與《相應部 1.27 經》的「sarā 舍羅、薩羅」。

29. 「髻髮(173)」：《別譯雜阿含 173 經》「云何外結髮？內亦有結髮？」第一個「結髮」，「宋、元、明藏」作「髻髮」，第二個「結髮」則各版均作「結髮」；與此經的對應經典相比較，《別譯雜阿含 100 經》也是作「髻髮」，如果以譯文的一致而考量，經文應該與攝頌一致，作「髻髮」才是。

30. 「睡厭(175)、極難(174)盡(176)」：攝頌「睡厭」對應於《別譯雜阿含 175 經》「睡臥厭頻申」，「極難」對應於《別譯雜阿含 174 經》「出家甚為難，極難難可見」，比對其對應經典，發現《雜阿含經》與《相應部》的經文次第與攝頌相同，「睡厭(175)」是排在「極難(174)」的前面。請參考〈表 4〉。

〈表 4〉

別譯雜阿含 經號	對應的雜阿 含經號	對應的相應 部經號
173	599	1.23
174	600	1.17
175	598	1.16
176	601	1.27
177	602	1.30

82 Anesaki Masaharu (姉崎正治), (1908:135), 第 9 項「舍羅」，註中提到：雖然《別譯雜阿含經》攝頌為「舍羅」，但是《別譯雜阿含 159 經》經文為「鹿手釋」(CBETA, T02, no. 100, p. 434, a12)，對應的《雜阿含 935 經》經文為「釋氏名曰沙陀」(CBETA, T02, no. 99, p. 239, b13)，是否「沙」字為誤寫而「沙陀」為譯自與“Godhā”相當的字？

31. 「分匿(200)」：《別譯雜阿含 200 經》經文為「尊者富那」，《雜阿含 966 經》經文為「尊者富隣尼」，雖然攝頌文字與經文不一致，但是與對應的巴利經典《增支部 10.83 經》的經題與攝頌 ‘Punṇiya’ 的讀音十分接近。

32. 「重床(205)」：《別譯雜阿含 205 經》經文為「梵志名曰重巢」，「宋、元、明藏」的攝頌在此為「重巢」，即使如此，仍然有可能為姉崎正治所引用的「重床」。⁸³

33. 「二不留得(208, 209)」：《別譯雜阿含 208 經》與《別譯雜阿含 209 經》的經文均為「梵志優陟」，對應經典《雜阿含 974 經》與《雜阿含 975 經》均為「外道出家補縷低迦」，此四經的經文均與攝頌「二不留得」有一段距離。姉崎正治在此處的註解，似乎有「不留得 (Puruto?) 可能是補縷低迦 (Purutika?)」⁸⁴ 的推測。不管姉崎正治的推測為正確或不正確，此處攝頌與經文無適當的聯繫。

34. 「那羅婆力迦(212)」：《別譯雜阿含 212 經》「有一梵志名那利婆力」，對應經典《雜阿含 978 經》「佛住那羅聚落好衣菴羅園中」，攝頌「那羅婆力迦」有可能是 ‘Nālandāyam Pāvarikambavane’ 的「Nālandā 那羅」與「Pāvarika 婆力迦」的譯音。攝頌用詞與經文有差異。

35. 「素彌(215)」：《別譯雜阿含 215 經》與《雜阿含 1199 經》的經文均為「蘇摩比丘尼」，「蘇摩」比較接近對應經典《相應部 5.2 經》的經題與攝頌 ‘Somā’ 讀音，《別譯雜阿含》攝頌與此不同。

36. 「蘇瞿曇(216)」：《別譯雜阿含 216 經》的經文為「翅舍憍曇彌比丘尼」，《雜阿含 1200 經》為「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攝頌的用詞與此不同。「宋、元、明藏」此處的攝頌為「搜瞿曇彌」也是有相同的問題。

37. 「華蓮(217)」：《別譯雜阿含 217 經》的經文為「蓮華色比丘尼」，《趙城金藏》此處攝頌為「蓮華」，用詞較為呼應經文。

38. 「毘羅(219)」：《別譯雜阿含 219 經》的經文為「鼻嚟比丘尼」，《雜阿含 1203 經》經文為「毘羅比丘尼」，攝頌的用詞與《別譯雜阿含 219 經》不同，反而與《雜阿含 1203 經》譯詞相同。

83 Anesaki Masaharu (姉崎正治), (1908:137), *: ‘An ascetic called “High Seated” (重床 in 《別譯雜阿含經》SA2 and 上座 in 《雜阿含經》)’。

84 Anesaki Masaharu (姉崎正治), (1908:137), 最後一行。

39. 「龍脇(227)」：《別譯雜阿含 227 經》經文為「龍山側」，《雜阿含 1211 經》經文為「那伽山側」，與攝頌的用詞均不同。

40. 「不樂(229)及欲結(230)，出離(250)及憍慢(251)」：依照白瑞德教授的建議，⁸⁵ 在《別譯雜阿含》230 經與 231 經之間應有 250 經到 257 經及 132 經到 142 經。這樣一來，《別譯雜阿含經》對應的《雜阿含經》的排列順序就與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建議的排列次序相同。⁸⁶ 請參考〈表 5〉。

〈表 5〉

別譯雜阿含 經號	對應的雜阿 含經號	對應的相應 部經號
229	1213	8.2
230	1214	8.4
250	1215	8.1
251	1216	8.3
252	1217	8.12
253	1218	8.5
254	1220	8.8
255	1221	---
256	993	---
257	994	---
132	995	1.10

⁸⁵ Bucknell (2008).

⁸⁶ 印順導師，(1983:197-241)，《雜阿含經論會編(下)》：〈二四 婆耆舍相應〉首先是(大正藏《雜阿含經》經號) 1208-1221 經，接著是 993-1007 經。217 頁末行，引《別譯雜阿含經》卷 13 的攝頌「本如酒醉(252)四句讚(253)，龍脇(?)拔毒箭(254)，尼瞿陀劫賓入涅槃(255)，讚大聲聞(256)，婆耆奢減盡(257)」(CBETA, T02, no. 100, p. 463, c24-26)。226 頁末行，引《別譯雜阿含經》卷 8 的攝頌「阿練若(132)、憍慢(133)，修福日夜增(134)，云何得大力(135)，何物生歡喜(136)，遠至(137)、強親逼(138)，日夜有損減(139)，思惟(140)及眠寤(141)。」(CBETA, T02, no. 100, p. 428, a12-15)。241 頁末行，引《別譯雜阿含經》卷 12 的攝頌「信及第二及至老，種種生世間，非道、最上勝，偈為何者初，別車為第十」(CBETA, T02, no. 100, p. 461, c4-6)，似乎是依此攝頌作新的次序排列。

133	996	1.9
134	997	1.47
135	998	1.42
136	999	1.43
137	1000	1.53
138	1001	1.3
139	---	1.4
140	1002	1.5
141	1003	1.6
142	1004	---
231	1005	1.54
232	1006	1.13
233	1007	1.14

41. 「信(240)及第二(241)及至老(242)，種種生世間(243, 244, 245)，非道(246)最上勝(247)，偈為何者初(248)，別車(249)為第十」：「宋、元、明藏」作五言六句：「信財(240)及第二(241)，持戒善至老(242)，三種生世間(243, 244, 245)，非道(246)最上勝(247)，偈為何者初(248)，別車(249)為第十」。

42. 「三種生世間(243, 244, 245)」：《別譯雜阿含》此三經均為「眾生誰所生」，對應的《雜阿含經》三經都是「何法生眾生」，與攝頌的用詞均不同。

43. 「本如酒醉(252)四句讚(253)，龍脇(*)拔毒箭(254)」：在攝頌中出現兩次「龍脇」，《雜阿含經》也出現兩次「那伽山側」(《雜阿含 1211 經》與《雜阿含 1219 經》)，在赤沼智善的《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中，將《別譯雜阿含 227 經》列為《雜阿含 1211 經》的對應經典，而《雜阿含 1219 經》的對應經典並未登錄任何《別譯雜阿含經》。此處將前後各《別譯雜阿含》經號與其對應經典列表比對，顯然攝頌紀錄的與《雜阿含經》一樣，在《雜阿含 1218 經》與《雜阿含 1220 經》之間有一與「龍脇」有關的經文存在，也就是在《別譯雜阿含 253 經》與《別譯雜阿含 254 經》之間有一與「龍脇」有關的經文遺佚了。⁸⁷ 請參考〈表 6〉。

87 印順導師，(1983:217)，《雜阿含經論會編(下)》：「《相應部》(八)〈婆耆沙長老相應〉八經。《別譯》經缺，攝頌中有。」

<表 6>

別譯雜阿含 經號	對應的雜阿含 經號	對應的相應部 經號
252	1217	8.12
253	1218	8.5
	1219	8.8
254	1220	---
255	1221	---

44. 「尼瞿陀劫賓入涅槃(255)」：《別譯雜阿含 255 經》經文為「爾時尼瞿陀劫波比丘」，攝頌的用詞與此不同，《別譯雜阿含 255 經》中偈頌為「尼瞿陀劫賓」，則與攝頌相同，此為一名兩譯。⁸⁸

45. 「慢(258)優竭提(259)，生聽(261)極老(262)」：印順導師於《雜阿含經論會編》中引此攝頌：「慢、優竭提、『僧伽羅』，生聽、極老，比丘、種作及梵天。佛陀、輪相為第十」，⁸⁹ 為加入原本攝頌所無的『僧伽羅(260)』一經，此攝頌雖自稱為十經，卻只列舉九經，顯然是遺佚一經。請參考<表 7>。

88 印順導師，(1983:197-241)，《雜阿含經論會編(下)》：〈二四 婆耆舍相應〉首先是(大正藏《雜阿含經》經號) 1208-1221 經，接著是 993-1007 經。217 頁末行，引《別譯雜阿含經》卷 13 的攝頌「本如酒醉(252)四句讚(253)，龍脇(?)拔毒箭(254)，尼瞿陀劫賓入涅槃(255)，讚大聲聞(256)，婆耆奢滅盡(257)」(CBETA, T02, no. 100, p. 463, c24-26)。226 頁末行，引《別譯雜阿含經》卷 8 的攝頌「阿練若(132)、憍慢(133)，修福日夜增(134)，云何得大力(135)，何物生歡喜(136)，遠至(137)、強親逼(138)，日夜有損減(139)，思惟(140)及眠寤(141)」。(CBETA, T02, no. 100, p. 428, a12-15)。241 頁末行，引《別譯雜阿含經》卷 12 的攝頌「信及第二及至老，種種生世間，非道、最上勝，偈為何者初，別車為第十」(CBETA, T02, no. 100, p. 461, c4-6)，似乎是依此攝頌作新的次序排列。

89 請參考蘇錦坤，(2016b)，〈初期漢譯佛典「一詞多譯」現象的探討及省思〉。

<表 7>

別譯雜阿含 經號	對應的雜阿 含經號	對應的尼柯 耶經號
258	92	SN 7.15
259	93	AN 7.44
260	94	(AN 5.31)
261	95	AN 3.57
262	96	SN 7.14

46. 「佛陀(266)」：《別譯雜阿含 266 經》經文為「世尊，世人稱汝為佛陀佛迭」，「佛陀佛迭」的譯音可作為追溯《別譯雜阿含經》原本語言的參考。

47. 「垂下(278)」：在《別譯雜阿含 278 經》可能對應的經文為「敬順」，在《雜阿含 1280 經》可能的經文為「屈下而屈下」，攝頌「垂下」可能為“olambati”或“olambaka”的翻譯，攝頌的用詞與此不同。

48. 「種別(284)」：《雜阿含 1286 經》有經文「世間種種事」，《別譯雜阿含 284 經》無相關用詞。攝頌的用詞與此不同。

49. 「鋸陀女(294)」：《別譯雜阿含 294 經》經文為「世尊，須多蜜奢『鋸陀女』生子」，所以攝頌「鋸陀女」比宋、元、明版的「鋸質女」合適。

50. 「婆睺諍大喜(303)，大喜毘紐問(303)」：在菩提比丘《相應部英譯》書中，他指出《相應部 2.12 經》經中的天子名為 *Veṇhu*，而非 *Veṇṇu*。實際上不管是在《相應部》、《雜阿含經》或是《別譯雜阿含經》，在此攝頌附近的經典只有一經提到「大喜」，所以「婆睺(*Veṇhu*) 諍大喜，大喜毘紐(*Veṇṇu*) 問」，兩句攝頌只是代表《別譯雜阿含 303 經》一部經。《別譯雜阿含 302 經》的「食草雞鹿戒」或《雜阿含 1303 經》(近似《相應部 2.11 經》)的「如蚊依從草」並未在攝頌出現，攝頌未包含《別譯雜阿含 302 經》。

51. 「須深摩問第一(305)」：《別譯雜阿含 305 經》經文為「有天子名須尸摩」，《雜阿含 1306 經》經文為「須深天子」，攝頌反而與《雜阿含 1306 經》經文接近。

52. 「因陀羅問壽(298)，斷於一切結(299)，說善稱長者(300)，尸毘問共住(301)，速疾問邊際(306)，婆睺諮大喜(303)，大喜毘紐問(303)，般闍羅撻持(304)，須深摩問第一(305)，有外道問諸見(307)。」由〈表 8〉可見《別譯雜阿含經》經文的次序與《雜阿含經》吻合，而和攝頌的順序差異較大。

〈表 8〉

別譯雜阿含經號	對應的雜阿含經號	對應的《相應部》經號
300	1301	2.13
301	1302	2.21
302	1303	2.11
303	1304	2.12
304	1305	2.7
305	1306	2.29
306	1307	2.26
307	1308	2.30

53. 「尸毘問共住(301)」：《別譯雜阿含 301 經》經文只有尸毘天子問法，沒有所謂「尸毘闍」，所以「宋、元、明藏」此處的攝頌作「尸毘闍」應該是「尸毘問」的訛誤。

54. 「多羅詢所短(311)」：《別譯雜阿含 311 經》經文作「斷除於幾法」。此攝頌元、明版大藏經作「多羅詢所斷(311)」，與經文較為相符。

55. 「極難及伏藏(312)」：「伏藏」並未出現在《別譯雜阿含 312 經》與其對應經典中。

56. 「《別譯雜阿含經》卷 15：『(此中章次，因陀羅夜叉與上因陀羅天子所說不異，以其繁重，故闕而不傳。次章釋迦夜叉與上釋迦天子不別，亦闕不書)。』」⁹⁰ 依照此一敘述，似乎卷 15 不會有「因陀羅」與「釋迦」兩經，而卷 15 之前已經有此二經。事實上「因陀羅問壽(298)」、「斷於一切結(299)(釋迦天子

90 《別譯雜阿含經》(CBETA, T02, no. 100, p. 480, a22-29)

問)」，仍然在此卷；而且此兩經之前並無「因陀羅」與「釋迦」相關的經文。另外，「攝頌(28)」：「因陀羅、釋迦，崛摩(318)白山(319)賓迦羅(320)，富那婆修(321)，曼遮尼羅(322)，箭毛(323)受齋(324)，曠野(325)及雄(326)淨(327)，七岳并雪山(328)，害及於無害(329)，是名第十四。」⁹¹ 此攝頌的「因陀羅、釋迦」兩經並未在對應的位置出現，如果少了此兩經，則攝頌只有十二經而與「是名第十四」的敘述不合。因此，文句「此中章次....亦闕不書」可能是在「是名第十四」文字之後，而非現在的位置。

57. 「崛摩(318)」：《別譯雜阿含 318 經》經文為「崛默夜叉」，《雜阿含 1319 經》經文為「屈摩夜叉鬼」，攝頌的用詞與此不同。

58. 「賓迦羅(320)」：《別譯雜阿含 320 經》經文為「賓伽羅」，攝頌的用詞與此不同。在隋、唐之前的古譯，大致上將 “ga” 或 “gha” 譯為「伽」，而 “ka” 或 “kha” 或 “kya” 譯為「迦」，因此，似乎攝頌的「迦」字較適合翻譯 “Piyaṅkara”。

59. 「曼遮尼羅(322)」：《別譯雜阿含 322 經》經文為「摩尼行夜叉」，《雜阿含 1323 經》「摩尼遮羅鬼」，攝頌的用詞與此不同，似乎應為「摩尼遮羅」或「曼尼遮羅」。

60. 「雄(326)」：《別譯雜阿含 326 經》經文為「毘嚧」，對應的《雜阿含 1328 經》為「毘羅比丘尼」；此比丘尼也就是《雜阿含 1203 經》的「毘羅比丘尼」，對應經典為《別譯雜阿含 219 經》，經文為「鼻嚧比丘尼」。由〈表 9〉可以見到，《雜阿含 1203 經》與《雜阿含 1328 經》同樣譯為「毘羅比丘尼」；而《別譯雜阿含》譯為「鼻嚧比丘尼」與「毘嚧」、「毘羅(219)」、「雄(326)」，四處均作不同譯語。

<表 9>

攝頌	相當的別譯雜阿含經號與經文	對應的雜阿含經號與經文
毘羅	別譯雜阿含 219 經，鼻嚧	雜阿含 1203 經，毘羅
雄	別譯雜阿含 326 經，毘嚧	雜阿含 1328 經，毘羅

91 《別譯雜阿含經》(CBETA, T02, no. 100, p. 485, b23-25)

61. 「山(342)」：《別譯雜阿含 342 經》經文為「如有硬石」，並未出現「山」字，反而《雜阿含 949 經》經文為「如大石山」，有此「山」字。攝頌與《雜阿含經》較相近。

62. 「無地方所(344)」：攝頌摘取文意。在《別譯雜阿含經》經文為「於此大地無有不是汝等故身生處、死處」。

63. 「粗雨滂雨(346)」：《別譯雜阿含 346 經》經文為「天雨既至於地，即便生泡」，攝頌的用詞與此不同。對應的《雜阿含 953 經》經文為「大雨滂泡」，攝頌的用詞與對應的《雜阿含 953 經》較接近。

64. 「倒淨想(354)」：《別譯雜阿含 354 經》經文為「於欲所起清淨想」、「妄取欲淨想」，攝頌與此經文的句意呼應。

65. 「闍利那(356)」：《別譯雜阿含 356 經》經文僅提及「阿那律天上本妻來至此林」，沒有與「闍利那」相關的經文，對應的《雜阿含 1336 經》經文為「有天神名闍隣尼，是尊者阿那律陀本善知識」，對應的《相應部 9.6 經》經文為天神「闍隣尼 Jālini」為尊者阿那律的(過去生的)妻子，與《別譯雜阿含 356 經》相同，但是《別譯雜阿含 356 經》經文並未翻譯此天神的名字。這是攝頌與經文未呼應的例子。

8. 《別譯雜阿含經》攝頌的特點

在比對《別譯雜阿含》經文與其對應攝頌之後，發現上述的差異顯示攝頌有下列特點：

(1). 攝頌的部分文字與經文有顯著差異：

上一節列舉了許多差異，如： 2. 「結髮(13)」，4. 「拔彌(18)」，5. 「何帝(24)」，6. 「羈撻(25)」，11. 「婆梨(50)」，21. 「動搖(122)」，22. 「頂髮并牟尼(126)」，31. 「分匿(200)」，33. 「二不留得(208, 209)」，34. 「那羅婆力迦(212)」，35. 「素彌(215)」，36. 「蘇瞿曇(216)」，38. 「毘羅(219)」，39. 「龍脇(227)」

」，47.「垂下(278)」，51.「須深摩問第一(305)」，57.「崛摩(318)」，59.「曼遮尼羅(322)」，60.「雄(326)」，61.「山(342)」，63.「粗雨涕雨(346)」，65.「闍利那(356)」。

上述差異，發現攝頌的譯詞幾乎不顧(或不知)經文所用的字詞，而另行用不同的詞句翻譯。其中特出的例子，如「拔彌(18)」，造成與經文的「巢窟」互不呼應的情形；如「羂撻(25)」，經文用的「羅網」比較通俗，攝頌的「羂撻」比較冷僻晦澀；又如「毘羅(219)」與「雄(326)」同樣是指稱比丘尼 *Vīrā*，《別譯雜阿含 219 經》譯為「鼻嚟」，《別譯雜阿含 326 經》譯為「毘嚟」，而《雜阿含 1203 經》與《雜阿含 1328 經》都譯為「毘羅」，不僅攝頌分別用音譯與意譯來翻譯同一個字，而且，攝頌的音譯反而譯為「毘羅」，與《雜阿含經》的譯語相同而與《別譯雜阿含經》的譯語不同。

實際上，攝頌字句與經文的翻譯不一致的現象也可以在《中阿含經》與《雜阿含經》找到例子。例如，《中阿含 15 經》的經題為「思經」，攝頌中對應此經的文字也是「思」字，⁹² 可是《中阿含 15 經》全部經文並沒有「思」字。《中阿含 15 經》的對應經典為《增支部》10.207 經與 10.208 經，此兩經的名稱為「*Pathamasāñcetanika Sutta* 第一思經」與「*Dutiyasāñcetanika Sutta* 第二思經」，很顯然地《中阿含 15 經》的經題與攝頌的「思」字是與「*sañcetanika* 思」相對應，在《中阿含 15 經》對應的翻譯是「故作業」。這個例子顯示經文的翻譯不僅未與攝頌協調，也未與經題的翻譯協調。⁹³《雜阿含 41 經》的攝頌為「五轉」，⁹⁴ 而事實上，經文中完全沒有出現「轉」字，此經的對應經典《相應部 22.56 經》(*upādānaparivattasuttam*)，經中提及對五蘊完成完整的苦集滅道轉輪，所以攝頌的「五轉」是恰當地呼應巴利註釋書的註解，⁹⁵ 可是卻完全未出現在經文中。

92 《中阿含經》「鹽喻、愁破、度，羅云、**思**、伽藍；伽彌尼、師子，尼乾、波羅牢。」(CBETA, T01, no. 26, p. 433, a10-11)

93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經》，97 頁，註 4，也提示這樣的現象：「『故作業』，巴利本作 *sañcetanika kamma* (故思業)，即故意造作之業，亦即思業」。

94 《雜阿含經》「我(37)卑下(38)種子(39)，封滯(40)五轉(41)七(42)；二繫著(43, 44)及覺(45)，三世陰世(所)食(46)」(CBETA, T02, no. 99, p. 12, a7-8)

95 菩提比丘，(2000:1064, note 80)，提到《相應部疏》(Spk-pt)如此解釋：「By way of turning round the Four Noble Truths with respect to each of the five aggregates. 對五蘊的每一蘊完整地轉了苦集滅道一輪。」

造成此類差異的原因值得探究，本文仍僅專注於《別譯雜阿含經》的狀況。筆者以為，此一特點可能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翻譯攝頌的譯者或團隊與《別譯雜阿含經》不同，所以就同一個字有不同的翻譯，而未取得前後一致的協調」。

無著比丘對此現象的原因作另一種推測：「在漢譯經典的初期，尚未有完整的譯場制度；如果翻譯的對象是來自闍誦而非文本，有可能先翻譯攝頌，再依攝頌順次背誦經文進行翻譯。攝頌只作提示功用，翻譯時無法準確掌握文意，也無意作譯詞一致性的協調。實際上，攝頌的顯著功能用在協助口誦傳承，既然訴諸文本紀錄，攝頌的必要性也因此減低，可能因此而未就『初譯』作進一步的調整或校正。」⁹⁶

另外，從巴利攝頌的觀點來審視這個現象，例如《增支部 4.161 經》的攝頌用字為「簡要(短) *saṅkhittam*」，而 4.162 經為「增廣 *vitthatam*」，因此，不見得「每一經的攝頌都要摘取經中的字句作為攝頌，或以相關的法義作為攝頌」。⁹⁷

一方面，從翻譯的立場來看，單獨翻譯攝頌而未翻譯經文，似乎難以想像其目的何在。另一方面，如果攝頌「初譯」、經文是「後譯」，則未必所有攝頌均「顯得」比經文用詞粗略、不精確；有時，攝頌的譯詞顯得比經文譯得精確、合適。

另一方面，我們期望能利用攝頌判定「《別譯雜阿含經》是否譯自闍誦」，如果先設定出自闍誦來解釋「攝頌的差異」，則推論過程會顯得凌亂。顯然，「《別譯雜阿含經》是否譯自闍誦」需要更多的文獻資料來判定，尚無法依此為結論來作其他判定的依據。⁹⁸

當然，這幾點建議都有待進一步的檢驗。

(2). 部分攝頌中的詞在《別譯雜阿含經》沒有對應經文：⁹⁹

上一節列舉了沒有對應經號的攝頌字詞，如：26.「惡馬、調順馬(143, 144)，賢乘(145)、三(146)及四(147)，鞭影(148)并調乘(*)，有過(149)、八種惡(150)，迦

96 這樣的解說也許適用於《別譯雜阿含經》，但是不適用於《增壹阿含經》。

97 巴利《增支部》有兩組以上經文以「簡要(短) *saṅkhittam*」與「增廣 *vitthatam*」作為攝頌。

98 本書第四章〈寫本與默誦--《別譯雜阿含經》的翻譯議題〉已經詳細討論了此一議題。

99 Hartmann (2004), 也在文中指出新發現的梵文《長阿含經》的攝頌，也有攝頌有的字句，其對應經文卻未出現此字句的現象。部分的經文必須從引證其他梵文殘卷來「對應」此攝頌字句。此段討論見於 1.2.1 (124 頁)與 1.2.6 (125 頁)。Hartmann 在文中並未對此現象作任何推論。

旃延離垢(151)，十事悉皆竟。」《別譯雜阿含經》遺漏「調乘」一經，此經應該是《雜阿含 923 經》及《增支部 4.111 經》的對應經典；27.「十一(157)與十二(*)，解脫(158)」遺漏「十二」一經，此經應該是《雜阿含 933 經》及《增支部 11.13 經》的對應經典；43.「本如酒醉(252)四句讚(253)，龍脇(*)拔毒箭(254)」遺漏「龍脇」一經，此經應該是《雜阿含 1219 經》及《相應部 8.8 經》的對應經典。

如果攝頌是用來幫助記憶，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偈頌有文字，對應的《雜阿含經》與《相應部》(或《增支部》)有經文，而唯獨《別譯雜阿含經》漏掉了這一經」？

筆者以為，有三種可能情況會造成這樣的差異：「

一、攝頌與《別譯雜阿含經》是來自不同的傳誦團隊，或者甚至是隸屬不同的部派，以致造成兩者的落差。

二、《別譯雜阿含經》不是依照文本翻譯，而是依聞誦翻譯，因此有經文遺漏的情形。

三、單純的翻譯後遺失文稿。

第二種狀況的推論還有其他佐證，如《別譯雜阿含 32 經》¹⁰⁰為〈魔相應〉十經中唯一無偈頌的經，此偈頌可以依據《雜阿含 1093 經》補回；¹⁰¹《別譯雜阿含 35 經》¹⁰²為〈帝釋相應〉二十經中唯一無偈頌的經，此偈頌可以依據《雜阿含 1106 經》¹⁰³，上溯《雜阿含 1105 經》¹⁰⁴，補足此偈；《別譯雜阿含 257 經》「(本云少偈)」，¹⁰⁵我們可以從《雜阿含 994 經》讀到此偈頌：「尊者婆耆舍起，正身端坐，繫念在前，而說偈言：『我今住佛前，稽首恭敬禮；...然後般涅槃，一切當敬禮』」。

100 《別譯雜阿含 32 經》(CBETA, T02, no. 100, p. 384, a27-b9)。

101 《雜阿含 1093 經》(CBETA, T02, no. 99, p. 287, c14-18)。

102 《別譯雜阿含 35 經》(CBETA, T02, no. 100, p. 384, c11-p. 385, a5)。

103 《雜阿含 1106 經》「世尊即說偈言，如上廣說。」(CBETA, T02, no. 99, p. 291, a25)。

104 《雜阿含 1105 經》「供養於父母，及家之尊長；柔和恭遜辭，離麁言兩舌；調伏慳恚心，常修真實語；彼三十三天，見行七法者；咸各作是言，當來生此天。」(CBETA, T02, no. 99, p. 290, c13-17)。

105 大正藏《別譯雜阿含 257 經》為「(本無少偈)」(CBETA, T02, no. 100, p. 463, c23)此處筆者取「元、明藏」的異讀：「(本云少偈)」。

¹⁰⁶ 這三首偈頌有可能是在傳誦中遺漏或遺忘了，這樣的遺漏可以作為「依照闍誦翻譯《別譯雜阿含經》」這個假設的佐證。

(3). 《別譯雜阿含》的部分經文在攝頌中無對應詞句：

《別譯雜阿含經》的 142, 159, 224, 260, 302, 333, 335, 336 等八部經的前後經文在攝頌中有對應字詞，攝頌卻未包含此八部經。

筆者以為，此類有經文而攝頌無對應字詞的例子有兩種可能：

一、此部經為攝頌定型之後所結集的，也就是本文前面所提到的「越總頌」的經文；

二、攝頌翻譯時的遺漏，如「攝頌(23)」：「慢(258)優竭提(259)，生聽(261)極老(262)，比丘(263)種作(264)，及梵天(265)佛陀(266)，輪相(267)為第十」，攝頌說十經，攝頌本文卻只有九經；「攝頌(14)」：「云何優婆塞(152)，得果(153)一切行(154)，自輕(155)及住處(156)，十一(157)與十二(*)，解脫(158)并舍羅(176)，粗手(160)為第十」，攝頌中雖說「為第十」，其實只有九經，主要是少了與「十二」對應的經。

如果是出自翻譯時的遺漏，則此攝頌的翻譯有可能是出自背誦，而非依據文本。

(4). 部分攝頌的次序與《別譯雜阿含》經文的次序不同：

如上一節的 13. 「一法(66)、福田(68)、可厭患(67)」；17. 「旃陀(268)婆私吒(92)，失牛(93)」；30. 「睡厭(175)、極難盡(174)」；40. 「不樂(229)及欲結(230)，出離(250)及憍慢(251)」；52. 「因陀羅問壽(298)，斷於一切結(299)，說善稱長者(300)，尸毘問共住(301)，速疾問邊際(306)，婆睺諮大喜(303)，大喜毘紐問(303)，般闍羅捷持(304)，須深摩問第一(305)，有外道問諸見(307)」。

筆者以為：「攝頌的次第與實際經文的先後次序不同，原因之一是十六卷本《別譯雜阿含經》的卷秩錯亂所造成的。」

106 《雜阿含 994 經》(CBETA, T02, no. 99, p. 260, a15-c23)。

但是，以上所舉的五個例子都不是卷次混亂所造成的，發生的原因可能是經文次序被更動，或者攝頌的次序被改變而造成的，目前的文獻狀況無法判定究竟是經典的次序、還是攝頌被更動了。

(5). 攝頌的漢譯未蓄意維持漢詩的型式：

在漢譯四阿含中，翻譯得最完整的攝頌為《中阿含》攝頌，除了未押韻之外，《中阿含》的每首攝頌都保持偶數句子，而且各句有相同字數。即使在攝頌保存得不完整的《雜阿含經》與《增一阿含經》，也維持各句字數相同的特性，與四句或六句的型式。在《增一阿含經》的 49 首攝頌中只有一首是五句的，¹⁰⁷ 其餘 48 首均為四句的偈頌。檢視現存《別譯雜阿含經》的三十一首攝頌，「攝頌(1)」、「攝頌(4)」、「攝頌(5)」、「攝頌(6)」、「攝頌(9)」、「攝頌(17)」、「攝頌(23)」、「攝頌(25)」為五句，「攝頌(12)」為七句，「攝頌(10)」為四言兩句、五言四句，「攝頌(19)」為七言兩句、四言兩句、五言一句，¹⁰⁸ 「攝頌(21)」為七言一句、五言四句，¹⁰⁹ 「攝頌(22)」作「七言、五言、八言、四言、五言」等五句，「攝頌(28)」為「五言一句、七言一句、四言三句、五言四句」，「攝頌(30)」為「四言、四言、五言、四言、四言、五言、三言」等七句。似乎攝頌的譯者並未蓄意將其翻譯成古詩的偶句、字數整齊的型式。

白瑞德教授指出：「大部分巴利經典的攝頌都不符合偈頌詩韻的最低要求，也因此被(近代西方學者)稱為『打油詩』。」¹¹⁰

107 《增壹阿含經》卷 25：「五王及月光，尸婆二種鬪；二掃二行法，去住有二種；枯樹最在後」(CBETA, T02, no. 125, p. 689, c4-6)，《趙城金藏》此攝頌只有前四句，無第五句。

108 此攝頌《乾隆大藏經》作「曠野素彌，搜瞿曇彌；蓮華石室，及與毗羅；毗闍折羅，優波折羅，第十名動頭。」(Q, T50, No. 542, p. 694, b15-695, a2)則是四言六句、五言一句。《中華大藏經》33 冊所收的《趙城金藏》的《別譯雜阿含經》，此攝頌則為「曠野素彌，蘇瞿曇；蓮華石室，及毗羅毗；闍折羅，優波折羅，第十名動頭。」(401c23-402a1)則為四言、三言、四言、四言、三言、四言、五言。

109 此攝頌「宋、元、明藏」作五言六句：「信財(240)及第二(241)，持戒善至老(242)，三種生世間(243, 244, 245)，非道(246)最上勝(247)，偈為何者初(248)，別車(249)為第十」。

110 Bucknell (2007:28, line 24-25, & note 73): 'Most Pāli uddānas barely satisfy even the minimal metrical requirements and therefore well deserve the description "doggerel".' Rhys Davids 與 William Stede 合編的《巴英字典》(PED)，(1925:135)，解釋 uddāna 時，稱此為「一種(類似)打油詩的偈頌 in a sort of doggerel verse」。

筆者以為：「《別譯雜阿含》攝頌的翻譯，並未蓄意地嚴格要求符合『中文古詩的偶數詩句與每句字數相同的型式』，可能是傳來的攝頌本來就未遵守梵巴(或所謂的『胡』語)的詩韻，所以翻譯團隊也未刻意譯成古詩的風格，也可算是某種『遵循古意』吧。」

(6). 傳抄造成的錯別字：

如上一節的 3. 「散倒吒(17)」，5. 「何帝(24)」，25. 「強親逼(138)」，37. 「華蓮(217)」，54. 「多羅詢所短(311)」。

《別譯雜阿含經》長期未被編入經目，可能只在小區域輾轉傳抄，最後終於能比較廣為流傳，因此攝頌中偶有錯字，是漢地長期傳抄所必然會發生的情況。

(7). 另一組可能存在的《別譯雜阿含經》攝頌：

「攝頌(8)」有另一組七言攝頌存在，¹¹¹「攝頌(21)」也有另一組「五言六句」的攝頌，¹¹²以上這兩組攝頌還可以解釋為傳寫過程造成的變化，兩組攝頌的用字其實差異不大。但是「攝頌(19)」：「曠野(214)素彌(215)蘇瞿曇(216)，華蓮(217)石室(218)及毘羅(219)，毘闍(220)折羅(221)，憂波折羅(222)，第十名動頭(223)」，¹¹³在「宋、元、明藏」與「聖語藏」的《別譯雜阿含經》卷 12，於此攝頌之後，緊接著另一攝頌「無趣仙人(215)，汝今喪子(216)，華敷於上(217)，眾生誰造(218)，汝上壯年(220)，欲生何處(221)，何處受身(222)」。¹¹⁴這兩組攝頌用詞的方式完全不同，令人揣測可能有第二組漢譯的攝頌存在。同樣地，「攝頌(26)」中，「婆睺諮大喜(303)，大喜毘忸問(303)」同一攝頌含有同一經文的兩個不同翻

111 《別譯雜阿含經》卷 4：「第一阿脩羅(74)，卑嶷(75)二瞋罵(76, 77)，返戾(78)及無害(79)，羅闍(80)婆私吒(81)，摩佉(82)與刹利(83)，是名為十種」(CBETA, T02, no. 100, p. 402, c27-29) (七言攝頌為宋、元、明版的「第一阿脩羅(74)卑嶷(75)，二種瞋罵(76, 77)及反戾(78)，婆私吒(81)摩佉(82)刹利(83)，以是十種名為十。」)

112 《別譯雜阿含經》卷 12：「信(240)及第二(241)及至老(242)，種種生世間(243, 244, 245)，非道(246)、最上勝(247)，偈為何者初(248)，別車(249)為第十」(CBETA, T02, no. 100, p. 461, c4-6) (「五言六句」攝頌為宋、元、明版的「信財(240)及第二(241)，持戒善至老(242)，三種生世間(243, 244, 245)，非道(246)最上勝(247)，偈為何者初(248)，別車(249)為第十。」)

113 《別譯雜阿含經》(CBETA, T02, no. 100, p. 456, b21-23)

114 《別譯雜阿含經》卷 12：「第十名動頭。無趣仙人，汝今喪子，華敷於上，眾生誰造，汝上壯年欲生何處何處受身」(CBETA, T02, no. 100, p. 456, b23)。

譯，在攝頌本文顯然不可能造成如此的重複，這是譯人或傳抄者的失誤，或者結合兩個版本的攝頌翻譯所造成的。

9. 攝頌、經題與經名

為本文此章節的稱謂方便，在此將經典的題目稱為「經題」，而將文中自稱本經的名稱為「自稱經名」，在引用其他文章時，則加註(經題)來澄清原文的本意。

攝頌與經題的關係不外乎三種情況：

一、經題與攝頌為各自獨立的發展，而互無關聯。

二、經題與攝頌彼此有緊密的關係，或者是經題的名稱源自攝頌，或者是攝頌取自經題。

三、一部分經題屬於情況一，而另一部分經題屬於情況二。

呂澂的〈雜阿含經刊定記〉說：

「惟舊譯經文，除大本(指五十卷者言)外，猶有別譯二十卷。...每十經或十一經後，原有之經名(經題)結頌，什九皆存，故能次第經文有條不紊。」¹¹⁵

因為《別譯雜阿含經》並無經題，所以呂澂文中的「原有之經名結頌」不能解釋為「原有之『經名』與『結頌』」，此句似乎有「以經名(經題)作為攝頌中的文字」之意，也就是「先有經題，後有攝頌」的主張。

印順導師則認為「攝頌中用來代表該經的字詞，最後演化為經題」。在他的《雜阿含經論會編》說：

「《南傳大藏經》的《相應部》似乎每一經都有名，其實名目是從攝頌來的。編集的攝頌，或取說經的地點，如『波陀』；或取說者與問者，如『阿難』；或取法義，如『無常』；或取經文的譬喻，如『泡沫』。摘取經的一、二字，代表該經

115 呂澂，〈雜阿含經刊定記〉，《佛光阿含藏》〈附錄(下)〉，664頁，9-11行。

而集為攝頌；後來就以攝頌的那一、二字，代表該經而演化為經名(經題)。如屬長篇或特別著名的，這是沒有問題的；如《雜阿含經》(《相應部》)那樣多的經篇，就不免有問題。如《相應部》(二二)〈蘊相應〉中，名「無常」的有七經；名「味」的有六經；名「阿難」的也有四經。試想，在《相應部》全部中，該有多少同名的！這樣的經名(經題)，必須說某某相應，某某品第幾經，否則，引用經名(經題)，是不能明了到底是那一經！」¹¹⁶

上述這一段引文意味著「先有攝頌，後有經題」。

菩提比丘也就《增支部》的攝頌表達不同的看法：

「嚴格來說，巴利《增支部》的各部經並沒有完整的經題，而是，每一品(vagga)之後都有一首攝頌(uddāna)，攝頌對每一部經都有協助記憶的名字，通常是在此經文中一個幾乎沒有特別意義的字。」¹¹⁷

也就是說，即使在《增支部》的各經，除了〈一法品〉之外大都有經題，菩提比丘仍然建議此「經題」僅僅是攝頌中用來提示、協助記憶的字，此字後來有相當數量被轉用成類似「經題」的功能。雖然文中，菩提比丘並未說明他為何將此類「《增支部》的經題」當成僅僅是攝頌的移用；筆者認為，其原因可能是作為「經題」的字，通常是「人名」、「地名」或是不具特別法義的字，無法作為此經的獨特標誌，而且此類攝頌引用的字甚多重複，會造成數經同名的情況。¹¹⁸

我們試著從漢譯《中阿含經》(T26)與其攝頌的實際狀況作論斷。《中阿含經》的攝頌完整地與其 222 部經的經題作對應，其中有 150 經攝頌的文字與經題相同；有 55 經攝頌的文字比經題簡短，但是也有 13 經攝頌的文字比經題增加了幾個

116 印順導師，(1983:pb70-71)，《雜阿含經論會編(上)》。

117 菩提比丘在《英譯《增支部》選集》*Numerical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n Anthology of Suttas from the Aṅguttara Nikāya*, (1999: xvi-xvii) 書中的原文為：‘In the Pāli text of the Aṅguttara Nikāya, the suttas do not have full titles in the proper sense. Rather, each vagga or group concludes with a summary verse (uddāna) which assigns to each sutta a mnemonic name, usually a single word barely intelligible apart from the sutta to which it refers.’ (筆者按語：事實上，《增支部尼柯耶》〈十法集〉中的一到十二品均有攝頌，十三到二十二品則沒有攝頌。)

118 例如，巴利《增支部》有兩組以上經文以「簡要(短) saṅkhittam」與「增廣 vitthataṃ」作為攝頌，如果將此類攝頌移作「經題」，會造成數部經同名的情況。

字。¹¹⁹ 另外有《分別聖諦經(31)》¹²⁰、《頻鞞娑邏王迎佛經(62)》¹²¹、《知法經(90)》¹²²、《念處經(98)》四經，經題與攝頌顯示較大的差距。《念處經(98)》對應的攝頌，《高麗藏》與《趙城金藏》均為「因、『止』、二苦陰」¹²³，「宋、元、明藏」此處的異讀為「因、『止處』、二陰」¹²⁴，兩者均與經題《念處經》不符。如依《高麗藏》本與《趙城金藏》本作「止」字，「止」可能源自 *satipaṭṭhāna* 的古譯「意止」。¹²⁵ 另外如《加樓烏陀夷經(192)》，對應的攝頌也是「加樓烏陀夷」，¹²⁶ 但是經文本身一直是稱此尊者為「烏陀夷」，對應的《中部 66 經》也是稱為 *Udayi*，從此經的經題與攝頌的「加樓烏陀夷」似乎是以此尊者等同於《小部》《長老偈》的 *Kāludāyī*（「加樓烏陀夷」，偈頌 527-536），而與經文有落差。《中阿含》有 13 部經的攝頌字詞比其對應經題的字數多，有 4 經攝頌有重大差異，就此十七經而言，《中阿含經》無法簡單地作成「將經題列為攝頌文字」的結論。

巴利文獻也有經題與攝頌不符的現象，所以不能將這種狀況單純地歸諸於漢譯的翻譯過程所造成。例如《小部》第五經《經集》第一品〈蛇品〉的第九經，經題為「雪山(夜叉)經 *Hemavata Sutta*」，攝頌為「七岳(夜叉) *Sātāgiro*」，在漢譯對

119 此十三經為：《涅槃經(55)》，對應的攝頌為「說涅槃」(CBETA, T01, no. 26, p. 485, a12)；《鞞婆陵耆經(63)》，對應的攝頌為「鞞婆麗耆耆」(CBETA, T01, no. 26, p. 493, a9)；《淨不動道經(75)》，對應的攝頌為「淨不移動道」(CBETA, T01, no. 26, p. 532, c4)；《郁伽支羅經(76)》，對應的攝頌為「郁伽支羅說」(CBETA, T01, no. 26, p. 532, c5)；《梵天請佛經(78)》，對應的攝頌為「梵天迎請佛」(CBETA, T01, no. 26, p. 532, c6)；《婆羅婆堂經(154)》，對應的攝頌為「婆羅婆遊堂」(CBETA, T01, no. 26, p. 666, c23)；《五支物主經(179)》，對應的攝頌為「五枝財物主」(CBETA, T01, no. 26, p. 709, a11)；《聖道經(189)》，對應的攝頌為「拘樓明聖道」(CBETA, T01, no. 26, p. 732, a19)；《小空經(190)》，對應的攝頌為「東園論小空」(CBETA, T01, no. 26, p. 732, a20)；《鞞摩那修經(209)》，對應的攝頌為「隨摩那修學」(CBETA, T01, no. 26, p. 770, a14)。《見經(220)》，對應的攝頌為「諸見」(CBETA, T01, no. 26, p. 792, c12)；《箭喻經(221)》，對應的攝頌為「箭與喻」(CBETA, T01, no. 26, p. 792, c12)；《例經(222)》，對應的攝頌為「比例」(CBETA, T01, no. 26, p. 792, c12)。

120 對應的攝頌為「分別四諦最在後」(CBETA, T01, no. 26, p. 448, c18)。

121 對應的攝頌為「摩竭王」(CBETA, T01, no. 26, p. 493, a8)。

122 對應的攝頌為「智」(CBETA, T01, no. 26, p. 566, a11)。

123 《景印高麗大藏經》，17 冊，1242 頁，b4。《趙城金藏》則參考《中華大藏經》的影印：31 冊，585 頁，b4。

124 《乾隆大藏經》為「因、『止處』、二陰」(Q, T47, p. 126, b4)。

125 單卷本《雜阿含經》，第四經：「何等為正法？為四意止。何等為四意止？若比丘身身觀止行，自意知從世間癡、不可意能離，外身身身相觀止，內身、外身身身相觀止行。自意知從世間癡、不可意能離；痛、意、法亦如是。」(CBETA, T02, no. 101, p. 494, a21-25)。

126 《中阿含經》攝頌「加樓烏陀夷」(CBETA, T01, no. 26, p. 740, c12)。

應經典《別譯雜阿含 328 經》的攝頌為「七岳并雪山」；¹²⁷ 第二品〈小品〉第十二經，經題為「尼拘羅迦葉經 Nigrodhakappa Sutta」，攝頌為「劫波 Kappo」；《經集》〈義品〉第十六經，經題為「舍利弗經 Sāriputta Sutta」，或作「長老問經 Therapañha Sutta」，攝頌為「長老審問 Theraputthena」；《中部 21-22 經》攝頌與經題不同。¹²⁸ 這些例子顯示巴利文獻也有同樣的問題，這問題在印度語系口耳傳誦時已經存在，¹²⁹ 不是漢譯所造成的。這些例子，也同時顯示無法簡單地以「攝頌源自經題」或「經題源自攝頌」，來回答攝頌與經題的關係。

同時，《長阿含經》有部分經文中自稱經名，而經題卻與此不同。如《長阿含 1 經，大本經》「佛說此『大因緣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¹³⁰ 《長阿含 18 經，自歡喜經》「以自清淨故，故名『清淨經』」，¹³¹ 《長阿含 21 經，梵動經》「當名此經為『義動、法動、見動、魔動、梵動』」。¹³² 《中阿含經》有經題與經文自稱相符的經，如《中阿含 78 經，梵天請佛經》「是故此經名『梵天請佛』」，¹³³ 《中阿含 92 經，青白蓮華喻經》「阿難，此經名為『青白蓮華喻』」，¹³⁴ 《中阿含 171 經，分別大業經》「若世尊為諸比丘說『分別大業經』者」，¹³⁵ 《中阿含 181 經，多界經》「是故稱此經名曰『多界』」。¹³⁶ 但是，也有經題與「自稱經名」不同的例子，如《中阿含 168 經，意行經》「謂『分別意行經』」（攝頌為「意行」），¹³⁷ 《中阿含 169 經，拘樓瘦無諍經》「名『分別無諍經』」（攝頌與經題相同，為「拘樓瘦無諍」），¹³⁸ 《中阿含 177 經，說經》「名『四種說

127 《別譯雜阿含 328 經》(CBETA, T02, no. 100, p. 485, b24-25)。

128 Nyanamoli and Bodhi, (1995), *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此兩部經的經題為：21. Kakacūpama Sutta 攝頌 Molīyaphagguna 為經中比丘名；22. Alagaddūpama Sutta 攝頌 Ariṭṭha 為經中比丘名。

129 K. R. Norman, (1995: xxvi), *The Group Discourses II*，列出《經集》中有十八部經的攝頌比經題的用字長或短。

130 《長阿含 1 經，大本經》(CBETA, T01, no. 1, p. 10, c28-29)。

131 《長阿含 18 經，自歡喜經》(CBETA, T01, no. 1, p. 79, a28)。至於《長阿含 17 經，清淨經》，則經題與經文自稱相符：「佛告阿難，此經名為『清淨』」(CBETA, T01, no. 1, p. 76, b20-21)。

132 《長阿含 21 經，梵動經》(CBETA, T01, no. 1, p. 94, a12-13)。

133 《中阿含 78 經，梵天請佛經》(CBETA, T01, no. 26, p. 549, a29)。

134 《中阿含 92 經，青白蓮華喻經》(CBETA, T01, no. 26, p. 575, a9-10)。

135 《中阿含 171 經，分別大業經》(CBETA, T01, no. 26, p. 707, a22-23)。

136 《中阿含 181 經，多界經》(CBETA, T01, no. 26, p. 724, c2)。

137 《中阿含 168 經，拘樓瘦無諍經》(CBETA, T01, no. 26, p. 700, b29)。

138 《中阿含 169 經，拘樓瘦無諍經》(CBETA, T01, no. 26, p. 701, b27)，此經在〈根本分別品〉中，似乎以《分別無諍經》作為經題較為合適。

經』」(攝頌與經題相同，為「說」)，¹³⁹ 這種「自稱經名」與經題不同的現象也令人詫異。在《中阿含 201 經，喑帝經》「是故此經稱『愛盡解脫』」，¹⁴⁰ 顯示了「自稱經名」與經題「喑帝」、攝頌「喑帝」不同，¹⁴¹ 卻與對應的巴利經典《中部 38 經》的經題「愛盡大經 Mahātaṇhāsāṅkhaya-sutta」相呼應。

筆者推測此情況是因「自稱經名」的經文段落為後來所加；而由「攝頌」轉為「經題」時，兩者並未作適當的協調所致，或許是因「攝頌」已經廣為傳誦，而無法一致地修改的緣故。

無著比丘在〈《中阿含》比較研究摘要〉文中也提到巴利經題的差異頗大：

「早期經典在不同版本之間的對應經典顯示相當多的差異是『經名(經題)』。同一部經不僅在不同部派的傳誦有不同的經名(經題)，甚至在巴利文獻裡不同的版本的經名(經題)也有相當程度的差異；以《中部》為例，有十多部經在不同的巴利版本有實質上不同的經名(經題)。」¹⁴²

諾曼博士也列舉了《經集》中的十部經，註釋書稱呼的經名與現存的經題不同。¹⁴³ 他認為：

「然而，對於現存經題的價值必然有一些疑問，因為經題有時會隨不同傳統或不同版本而改變，因此也意味著某些經題可能是晚期才導入的，有可能是傳抄者、甚至是晚期的新版本的編輯者所加。例如，我們發現在 Ee 版 S ii 235 頁 16 行的 Putto 經，在 Be 版被稱為 Ekaputtaka 經。」¹⁴⁴

139 《中阿含 177 經，說經》(CBETA, T01, no. 26, p. 716, b18)。

140 《中阿含 201 經，喑帝經》(CBETA, T01, no. 26, p. 769, c29-p. 770, a1)。

141 《中阿含經》(CBETA, T01, no. 26, p. 740, c14)

142 無著比丘，(2007a:15)，《福嚴佛學研究》第二期，〈第九節、經名的差異〉。這些彼此有出入的經名(經題)是：《中部 7 經》*Vatthūpama-sutta*，B^e 的經名為 *Vattha-sutta*；《中部 26 經》*Ariyapariyesana-sutta*，B^e 與 S^e 的經名為 *Pāsārāsi-sutta*；《中部 53 經》*Sekha-sutta*，S^e 的經名為 *Sekhapaṭipadā-sutta*；《中部 56 經》*Upāli-sutta*，S^e 的經名為 *Upālivāda-sutta*；《中部 61 經》*Ambalaṭṭhikārāhulovāda-sutta*，S^e 的經名為 *Cūlarāhulovāda-sutta*；《中部 63 經》*Cūḷamālunkya-sutta*，S^e 的經名為 *Cūḷamālunkyovāda-sutta*；《中部 71 經》*Tevijjavacchagotta-sutta*，B^e 的經名為 *Tevijjavaccha-sutta*，S^e 的經名為 *Cūlavacchagotta-sutta*；《中部 72 經》*Aggivacchagotta-sutta*，B^e 的經名為 *Aggivaccha-sutta*；《中部 73 經》*Mahāvaccagotta-sutta*，B^e 的經名為 *Mahāvacccha-sutta*；《中部 124 經》*Bakkula-sutta*，S^e 的經名為 *Bakkulattheracchariyabbhūta-sutta*；《中部 149 經》*Mahāsaḷāyatanika-sutta*，S^e 的經名為 *Saḷāyatanavibhaṅga-sutta*。

143 Norman, (1995:xxvii)，列出《經集》中有十部經，註釋書(Pj II)的經題與《經集》本文的經題不同。

144 Norman, (1995:xxvii): 'There must, however, be some doubt about the value of the titles of suttas

筆者認為，這些事例顯示「經題」似乎在結集的最初階段並未完全定型而被廣泛接受，在稍後已經部派分化的年代(甚至更晚的年代)才開始固定經題，因此導致同一經典的經題不僅巴利經典和其漢譯對應經典有頗多差異，¹⁴⁵ 在同一部派的巴利文獻中經題也不完全一致。

雖然《別譯雜阿含經》並未譯有經題，此處依照印順導師的上文作同樣的分類，編集的攝頌文字如為地點，或取說經的地點，如「白山(319)」、「毘富羅(350)」；或取說法的古事之地點，如「輸波羅(185)」。攝頌文字如為人名，或取說者，如「目連(191)」、「佛陀(266)」；或取問法者或聽法者，如「動髮(122)」、「首長者(188)」；或取所說法之中的主角，如「善生(1)」、「提婆(3)」；或取法義，如「敬佛(40)」、「讚大聲聞(256)」；或取經文的譬喻，如「月喻(111)」、「山(342)」；或取法數，如「三(146)」、「十善(297)」，有時摘取經文的一、二字，無法看出有何特別意義，如「經行(27)」、「從佛教(659)」、「住處(156)」；有時是出自經文大意而文字不見於經文內容，如「惡色(2)」、「無地方所(344)」；有時是出自偈頌的第一句，如「偈為何者初(248)」、「本如酒醉(252)」。如「壞亂變形及好惡(32)」，取自《別譯雜阿含 32 經》「我今當往而作**壞亂**，作是念已，即便**化形**作一百人：五十人極為**端正**，五十人極為**醜惡**」，此文字與法義無關，而純粹是提示經文內容。由此可見，攝頌文字的選取並沒有一致的體裁作準則，攝頌文字未必有「經名或經題」的意味，仍然以「見文憶本」的提示作用為恰當。

在此，就經題與攝頌之間的關係作個建議：

1. 某些經的經題定型年代相當早，而且可能早於創製其攝頌的年代，例如《轉法輪經》(《雜阿含 379 經》、《相應部 56.11, 56.12 經》)。但是在最初的傳誦年代，不是每一部經都有經名或經題。

2. 某些經的經題定型的年代比較晚，甚至晚於口誦傳統分化之後，造成不同口誦傳承對同一經娶了不同的經題或經名。

as we have them now, because they sometimes vary from one tradition or edition to another, which suggests that some of them may be late inventions, perhaps the product of a scribe or even a modern editor. We find, for example that the sutta which is called Putto in Ee at S II 235,16 is called Ekaputtakasutta in Be.'

145 例如《中阿含 221 經，箭喻經》，巴利對應經典為《中部 63 經，鬘童子小經》；《中阿含 29 經，大拘絺羅經》，巴利對應經典為《中部 9 經，正見經》；《長阿含 2 經，遊行經》，巴利對應經典為《長部 16 經，大般涅槃經》。

3. 某些經，一方面接受攝頌的「摘錄字詞」作為經題，另一方面有些攝頌的「摘錄字詞」不適合作經題而必須另取經題，或者某一部經典已經被某個僧團約定俗成地稱作某一經名。在特殊的情況下，有些僧團將經名誦入經文中，卻同時也接受『攝頌的摘錄文字』作為經題。這些推測的狀況，或許是造成經題與「自稱經名」或攝頌不同的現象。

4. 各部阿含的漢譯攝頌有可能有幾首攝頌不是出自翻譯，而是翻譯團隊仿照以前的攝頌所編製。